

筑梦细雨

伊榭再度登神故事

Icey Swan

2026 年 08 月 15 日

beta-0.0.3

前言

这是同人创作，又不完全算是同人创作。准确地说，除了人物名字和大致背景与《永远的7日之都》有关之外，其余情节基本都来自我的梦，因此难免出现一些吃书、魔改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

本文以永七为背景，时间大致设定在《永不落幕的毕业礼》之后。但这里的世界同时存在神明、超能力者和神器使，具体设定也只是借用了永七的人物和部分世界观。至于西幻和东方玄幻为什么搅在一起……这真是个好问题。

如果看过我其他的文章，可能会发现某些剧情怎么又出现了，甚至前后还能互相冲突。不要慌，这单纯是因为我水平有限，翻来覆去也就会写那几个情节，属于一招鲜。

另，本文采用完全架空的世界观，与现实中的任何人物、地点和事件均无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影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文中的民俗、地域和环境描写也带着本人相当强烈的刻板印象。在真正熟悉当地文化的人看来，可能会产生类似“煮小笼包”“春节赛龙舟”或者“站在西湖边看见长城”之类的离谱场面，还请多多包涵。

本文包含 CP、单相思、出轨等情节。若这些内容都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那么，Enjoy it!

写在前面

你好，我是本文作者 Icey。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游戏同人小说，因此无论情节、结构还是文字，大概都有不少不成熟的地方。非常感谢你愿意花大约 20 分钟读完它。

写这篇小说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当时我在群里说自己拿到了教资，有人回了一句：“这样你和老师就是同行。”恰好那段时间有一次无料放送，其中一个领取条件是曾经有过永七相关产出。既然条件都凑齐了，我便想着赶紧水一个短篇出来。

实际上，这篇文章最早应该是在 2023 年 4 月开始写的。后来电脑重装系统，原来的文稿也一起丢了，我只能凭记忆把之前写过的情节重新补回来。好在当时真正写下来的内容还不算多。那时我正在准备考研，平时只有晚上和周末能抽出一段时间继续写，所以整篇文章的写作跨度被越拉越长。时间一久，连我自己都开始记不清前面的故事到底写了些什么。

最早的版本甚至还是第一人称，而且剧情只有下课、办公室和家中三个部分。现在看到的这些情节，大多是后来一边写一边慢慢补出来的。因此整篇文章多少带着一些边写边想留下的痕迹，前后也可能存在不够连贯的地方。

最初，我打算赶在西比尔生日之前把它写完。后来拖到了教师节，依然没有写完。再后来一拖再拖，迁延至今已经三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没有身边这些人的支持和鼓励，这篇文章大概早就躺在某个文件夹里，再也不会被打开了。很多时候，真正让我继续写下去的，并不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完”这样的决心，而只是有人愿意问一句：“后来呢？”

于是它就这样一点一点写到了今天。虽然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也很难说已经拥有一个真正完整的故事结构。但对我来说，至少从一个断断续续写了三年的草稿，变成了一篇勉强可读的小故事。

最后，再次感谢你们愿意花时间读这些文字。唯有谢谢是说多少遍都不够的，**本当に十分感謝。**

Icey Swan

2026 年 08 月 15 日

相较于漫天神明与诸位天才，我不过是侥幸活得更久一些。将近两千年的时光让我得以经历完整的神子计划，见证「伊榭」二度登神失败，与各方势力均有交集，勉强获得较为全面的视角。

为防止历史再度失落，及对各位同僚的敬意，我写下这篇回忆录。

Icey 敬上

本文注意事项如下

1. 书中所载神明的尊名与仪式，虽然已尽力使用代称消去超凡影响，但仍不建议读者按照书中内容诵念尊名或举行仪式，切勿以好奇心试探。
2. 为艺术加工，对部分情节进行改写，可能与实际历史不符。另外由于多重历史并行，同一事件的记述本就常有出入，请勿以本书为唯一依据。
3. 若读后出现幻听、幻视或记忆错乱，请立即停止阅读并销毁本书，防止黑暗知识活化危及性命。

目录

前言	i
写在前面	i
1 于林地中，湖中来客	1
1.1 湖中来客	1
1.2 你在寻找谁	1
2 黑星传说	3
2.1 极路问玄	3
2.2 弥城故事	7
3 初出茅庐，升起之星	9
3.1 拨开历史的迷雾	9
3.2 抓到你了	10
3.3 异常的日常	11
4 互相矛盾的回忆	14
4.1 灵界	14
4.2 不见来路	14
4.3 无需忏悔	16
5 再现飞光	18
5.1 于林地中	18
5.2 狂热中上升	18
5.3 花房闭锁	20
5.4 语言的障壁	23
6 下转现代线	26
6.1 劫后余波	26
A 幕间	27
A.1 欢迎回家	27
A.2 视觉剥夺	28
A.3 生日快乐	30
A.3.1 被遗忘的生日	30
A.3.2 夜还很长	31
A.4 讲故事	33
B 设定	34
B.1 符号约定	34
B.2 世界观	34
B.3 出场角色	36
B.4 时间线	38

1 于林地中，湖中来客

静けさの中、一粒墮ちただけ
広がる波紋に、波うつ井戸の底
ざわついた私の心の森を揺さぶる木枯らしよ
共存できるものなら、そのまま
誰もがこの森で
静かな声を聴いて
雑音に涙した

調和 otowith reflection

1.1 湖中来客

以人类的视角来看，代因伐络（Deinvalo）是一个形似青蛙的生物，在这片沼泽地中，它是少有的拥有智慧的生物。现在它一如既往地来到这里进食。

沼泽充满了危险——当然，对它没有任何影响，瘴气无法侵蚀它的皮肤，毒虫只是它的美食。自打有记忆以来，代因伐络就在这里生活，它了解沼泽，也只了解沼泽。据说它的先祖来自一个充满火山的地方，它却无法理解什么叫流动的火。

远远望去，一股股水泡自深处浮起，弥散在沼泽上方，经年累月形成一层灰蒙蒙的雾气，模糊了沼泽的真面目。岸边的草木没有规律地生长着，荆棘缠绕着碎石野蛮生长，贪婪地占据每一寸空地。仿佛寂静也变成了这里的一部分，偶尔才能听到蚊虫的嗡嗡声。只消一瞥，就能清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潮湿、腐臭和死亡的气息，激起灵魂深处的恐惧，本能地想要远离。

忽然，远方出现一抹金色，以极快的速度穿越沼泽，一路不知吸引多少毒虫，却还未靠近就成为沼泽的养料。因为拥有智慧，代因伐络克制住了原始的冲动，没有第一时间冲上去。正是这小小的犹豫，再一次挽救了它的生命。

恐惧代替渴望占据了大脑，吓得它躲在石头后面一动也不敢动。好在金光并不在意这片沼泽中的生物，只是凑巧路过。等到光芒远离，代因伐络才敢用余光向外看去，记忆里偶尔有涟漪的沼泽，此时正泛起汹涌的波涛。远远望去，金光勉强只剩轮廓，那是林地方向。

代因伐络从未去过那里，只知道那里有一尊伟大的存在，即使在心中默念，它也会感到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但这不重要，现在遍地是被杀死的毒虫，它应该赶紧饱餐一顿，然后把这些食物储存起来，以备下次食用。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想要生存，最重要的是：保持恐惧，遏制好奇。

沼泽的面积比整个法兰西还大，哪怕以五马赫的速度横穿也要十几分钟。Naomi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地方，如同春游的小学生一般充满了新奇感，所以并不急着赶路。虽然沼泽大约是五百个安息湖的大小，但如果比景色或是宜居程度，当然是安息湖完胜。

这让她想起伊砂博士——生态学是她的强项，应该能把沼泽改造成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吧，最少别有些毒虫和瘴气。反正她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存在都很喜欢待在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她仍然保留着部分人类时的观念，尤其是审美和生活理念，不喜欢这种闷热的环境。

1.2 你在寻找谁

交界都市，旧城区；2012 年 7 月 22 日 09:21

距离战斗已经过去四十四天，现场仍充斥着狂暴的能量，肆意摧残一切。方圆几公里不见活物，连建筑也大多残破不堪。明明是大夏天，却有深秋般的寒意；枯枝败叶已经积了四五厘米，踩上去嘎吱作响。如今，这片遗址迎来了战后第一个访客。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背着书包，深一脚浅一脚地

前行。只见他右腕的微光抵消肆虐的狂风，使风力仅能微微拂动衣袖。他走走停停，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抵达一面断墙。

这个男孩就是 **Miona**，如今对于发生了什么他已大概了解，但是神秘女人的身份、那种模糊不清的态度以及自己的身份却是更加一头雾水。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更是一概不知。

如果没有手链的话，恐怕还没走多远自己就被杀死了吧，**Miona** 心里这样想着。闭上眼睛仔细感受，这里就是风暴的核心，那场战斗应该就是在这里发生的，神器使西比尔就是在这里击退了祂的投影。仅仅过去一个多月，这里的建筑却像是过了几百年般破败，已经看不出一点原有的样子。

“抱歉来晚了。” **Miona** 将书包放下，从中掏出各种道具。邪神与真名书的气息已经消散大半，不过幸好狂暴的能量也阻绝了外来生物的干扰，现场仍残留少许可供追踪的痕迹。依次摆好各种东西后，他坐在阵法中心，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同时右手持书与双眼平行，左手持银匕遮住眼睛，一路向下至腹部……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等 **Miona** 回过神来时发现原本的景色消失了，坐在一个灰白色背景的空间。目光所及之处已经变成了许多看不清楚的影子，最先注意到的是长达十几米、黑暗深邃、遮天蔽日的能量流；其余的都是长则十几厘米，如同小泥鳅一般；更为微小的则像地里飞的蚜虫，颜色只比浅灰色的背景深一点，不仔细观察极难分辨。

按理说神器使的能量应该是第二强的，但是并没有哪个能量体特别突出，难道不是这里？还是又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一边四处寻找，一边小心避开那团混乱的能量，如果碰上的话，哪怕有手链保护不至于丧命，恐怕会立即退出这个能量空间。

“西比尔老师，听得到吗？”理论上她还保有基本的神智；如果听见呼唤，至少会作出回应。可是已经过去这么久，既没有回应，也没有找到具备明显特征的信号。**Miona** 犹豫是否解开手链，但风险实在太太：如果动作不够快的话，不但救不了她，反而是亲手杀死她。

神器使与神器近似共生关系，神器使死亡后，神器也会逐渐失去能量，然而过去的一个月里，书页并没有幻力流失的迹象，真名书也已经修复，西比尔应该还活着。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她，如果不在这里，又会在哪呢？

Miona 没有答案。

“如其上下，内外通容，全成太一的奇迹……” **Miona** 念着古老的铭文，心里还想着那个奇怪的女人，因此没有注意迎面而来的能量流。等他反应过来，已经太近了，甚至来不及扯断手链。

“看来我们永远无法再见面了。”这是他失去意识前最后的念头。

2 黑星传说

Finally we have the unsolved mystery as to who, if anyone, in this great land actually receives accurate and unbiased information about outside world.

George Kennan

黑棺据点 2012 年 6 月 13 日 13:22

在看到布置好的法阵和异界的怪物都不能伤到闯入者之后，首领总算明白，为何最近各小队相继失联。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对死亡的恐惧化为困惑：这个闯入者到底是谁，又为何知道各个据点的位置。

可这些问题，永远也得不到答案。在确认据点内再无活口之后，闯入者留下一张纸，默默离开。

黑棺据点 2012 年 6 月 13 日 16:30

“报告，找到疑似黑棺成员的名单。”红鸮半跪在地上，用镊子夹起一张沾着血迹的纸，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带着回音。

灵鹊没有接话，在墙角的尸体前蹲下。从衣着来看，这可能是个头目。尸体表面存在细小的利器划痕，但真正的致命伤是腹部的大洞。“查询名单人数和尸体数量能不能对上，”他的声音很平静。

红鸮随即开始清点人数，过了几分钟说：“名单上 57 人，现场尸体 57 具，数量符合。”

“从你第一次出任务到现在，差不多半年了吧。来之前你听过最近发生的事情吗？”灵鹊忽然开口询问。

“听过，但是这也太……”

话还没说完，红鸮的声音低了下去，几乎是在自言自语。灵鹊知道，新人正在拼命不让自己发抖。他算了算时间，从自己第一次出任务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如今他在异测会也算是经验丰富的调查员，虽然对最近的事情有所耳闻，但是亲眼看到仍然感到震惊。

“收好名单。”灵鹊站起身，“回去写报告：现场无异常波动，手法不可归类。别的，不用写。”

一个月来，陆续有分部收到神秘信件，上面写着地点和人数。派人调查之后发现均为黑棺据点，迄今为止已有二十余处，成员死因多样：枪击、电击、利器，甚至还有玻璃和纸张。大部分成员来不及反抗，甚至部分据点连打斗痕迹都没有，只有少部分高阶人员有挣扎痕迹，却也难逃死亡。虽然不敢相信是人类所为，但是现场没有异常降临的气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实力才能做到如此干净利落。

而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是，接下来几个月，迎来毁灭性打击的不止黑棺，与邪神崇拜有关的团体也未能幸免。

2.1 极路问玄

交界都市 中央庭，晏华办公室；2012 年 5 月 25 日 09:30

“大致情况我已经清楚了。”不愧是被称为“神之头脑”的男人。看到 Miona 带来的笔记散页，结合最近的异象，晏华很快就对事情全貌有了大致认识。

“这些散页确实是神器。问题在于，中央庭保存着交界都市所有神器使的记录，却找不到与它们对应的档案。”男人推了推眼镜，继续着他的分析，“有两种可能：它的主人是在高校黑门爆发时刚刚成为神器使，还未来得及登记；或者，有什么力量抹去了与她有关的记录。”

“麻烦了。”Miona 隐约记得，那位神器使曾让他将神器转交给晏华。因此他很希望能修好书页，然后找回黑门内的记忆，以及那位失踪的神器使。

……刚走出晏华桑的办公室，就看到了等待多时的安托涅瓦小姐。

“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我这里有一个故事可能和你有关。”涅瓦小姐露出温和的笑容，示意 Miona 进办公室再说。

中央庭两位管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与晏华桑整洁但极简的办公室相比，涅瓦小姐的办公室显得格外温暖。阳光透过窗户，洒落在墙上的画框，为整个房间带来了明亮的氛围；桌上文件堆积如山，墙边的档案柜却分门别类地摆放整齐；茶几上水壶正冒着热气，鲜艳的果盘给满室纸张添了一点生活气息。

涅瓦小姐示意他坐下，“这是我学生时代听房东讲过的故事，她来自卢瓦尔-大西洋省，南特附近的小镇，这是他们家乡流传的故事，经常被村里老人用来吓唬小孩子。”

“因为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有些细节我也记不太清楚。”

她略作停顿，像是在回忆那位房东当年的语气。

“房东说，南特附近的乡村曾经有过一种宗教。它没有正式的教堂，也没有人能说清那些信徒究竟相信什么。老人们只记得，他们认为自己的神陷入沉睡，埋在某个没有名字的地方。”

“他们相信，只要把教典完整地解读出来，再举行一次仪式，就能让黑星升上天空。然后，那位神就会从苏醒。”

涅瓦小姐端起茶杯，没有喝。

“后来，教典的解读者中出现了一个背叛者。当地人把他叫作‘犹大’，但没人知道那是不是他的真名。他曾为解读教典，挖掘神的真意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后来却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意图独占教典，不让其他人进行解读。为此召唤出笼罩着黑雾的怪物，杀死全部教众，只留下一张挂着残肢的巨大蛛网。”

“至于那本教典，就此失传，没人知道它的下落。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说实话，Miona 并没有明白这个故事的意思。涅瓦小姐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继续说道：“我以前也把它当作乡野传说。直到最近。”

她从桌边取来一沓资料，抽出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推到 Miona 面前。照片里是一面被烧黑的墙，角落挂着网状的东西——像是蛛丝，却粗的多。

“黑雾、蛛丝，还有会扰乱神智的嘈杂声。这些东西不仅出现在刚才的故事里，也出现在黑棺留下的现场报告中。我猜测，黑棺想要召唤的，就是这个故事中的神明。”

Miona 接过资料快速翻阅，一些不属于此刻的景象突然闯入脑海：断桥、死城、高塔、倾盆大雨、机械生物、悬在空中的黑星……画面转瞬即逝，他忽然感到头痛，仿佛有人从记忆深处把这座城市强行拖了出来。

弥城，到那里去，一切的谜题将在那里得到解答。

安托涅瓦敏锐地发现他的指尖正不受控制地发抖，便中止了谈话，让他先去雷切尔做个检查。

中央庭，医院；2012 年 5 月 25 日 10:30

“不得了，真是不得了。”雷切尔盯着仪器上的数据，眼神灼热得像是已经在考虑从哪里下刀。“你现在的身体机能正在逐渐接近神器使，既是指挥使，又有神器使的身体机能。我早就说你不是一般人，可惜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在，不然的话，还能得到初始数据。”

Miona 躺在床上，仅能活动下贴着感应电极的手腕：“这会有什么影响？”

“暂时看不出来。按理说你曾在黑门爆发的核心区停留三天，身体却没有任何活骸化迹象。”同时雷切尔调出另一组曲线，“而且你体内的幻力，频率与那些笔记散页存在相似反应。究竟是神器影响了你，还是在回应你，目前还不能确定。”

这本该是值得继续追查的发现。然而黑门异常刚刚平息，伤员和报告几乎塞满了研究所。雷切尔只能先完成基础检查，叮嘱新人指挥使一旦出现幻听、头痛或能量失控，立刻回来复查。

接下来，Miona 一面参与黑门善后及交界都市重建工作，一边反复搜索“弥城”“黑星”的蛛丝马迹。然而却一无所获，只有梦中那座高塔却一天比一天清楚。

中央庭，2012 年 7 月 10 日 20:21

曾经散落的神器终于被修补成册。翻开书页，前面纸张的文字几乎完全消失，仅留下几个破碎而无从辨认的字符，唯有最后几页保留还算完整。上面不同的笔迹写着各自的愿望，末页则画着一幅新人指挥使的素描——彼时他正坐在角落熟睡。她的指尖在画像边缘停住，“这么说这本书的主人，不是老师就是学生？”想到这里安托涅瓦不由得露出笑容，黑门在学校爆发，里面的人肯定不是教师就是学生。

安托涅瓦忽然有些后悔讲了那个传说，现在黑门逐渐消退，神器也已修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Miona 也快要离开了吧。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这位中央庭的女王，她早知道指挥使恢复了部分记忆，那些被反复查阅的宗教资料，以及搜索记录，都指向同一个答案。

只是真正到这一天的时候，哪怕是安托涅瓦也会感到有些失落。她再次看向画像，心中竟生出一点对这名未知之人的羡慕。

为了找到你，选择相信虚无缥缈的传说。即使我劝他留下，也会拒绝吧。

这样的感情，真让人羡慕。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也这样消失了，会有人和我这么做吗？

想到这里，安托涅瓦合上书轻轻摇头，尝试甩开这些不合时宜的想法。片刻之后，中央庭的女王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

交界都市，车站；2012 年 7 月 13 日 08:55

终于，黑门带来的灾难逐渐平息，靠着中央庭和异测会强大的情报能力，Miona 得以大致拼出那场异常事件的轮廓：黑棺的仪式，引来某位伟大的存在的一瞥，世界因此裂开，引发黑门事件。所幸祂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只一瞥便移开视线，人类又得以延续一段时间。

至于曾经交给晏华桑的笔记散页，应该属于某位在黑门爆发时出现、随后又被抹去的神器使。她连同那位存在一起被世界规则修正、抹去痕迹。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位神器使对他来说，肯定是极为重要的人，每次想起，心里就泛起悲伤。

而那个声音仍在催促他：弥城，到那里去。

终于处理完所有事情，Miona 拒绝了安托涅瓦留任的邀请，向众人一一告别后，打算离开交界都市。然而列车还未发车，异变先一步到来。

“Miona，或者说 DTIC-25E074B，又见面了。”话音未落，车厢的一切如同潮水退去，只剩下一望无际的白色。对面的座位变成了一张桌子，正中央摆放着白色花瓶，里面是朵盛开的玫瑰，多亏这朵玫瑰让 Miona 的视线有个焦点。顺着玫瑰望去，对面是位比玫瑰更为明艳的女人。

女人优雅地拿着茶杯，说道：“我知道你想干什么，而且我可以帮你。”

Miona 刚想开口，女人却先一步打断。

“不要急着提问，我会告诉你所有的答案。在此之前，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女人优雅地将茶杯搁在骨瓷碟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细响。

“漫长的时间、无尽的轮回，总有人会失去耐心。比如你们的那位大祭司 Dàszoko，”埃索林指尖轻点桌面，两枚叶片自那朵玫瑰上脱落，在空中飞舞，“他以为自己能阻止这个罪恶的计划，可惜，‘背叛’本就是剧本的一部分。哪怕是提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也只能杀死双生神子中的一个。”

话音刚落，较大的叶片仿佛被无形之物击中，打着旋坠落；较小的叶片慌忙迎上，堪堪接住了它。

“按照剧本，死去的神子被回收，开发出向导系统 NaviNaomi。引领另一位幸存的神子——也就是你，继续完成试炼。”

被接住的大叶片渐渐失去轮廓，化作点点光尘，顺着叶脉淌进较小的叶片里，合而为一，再无分别。

“这不可能……” **Miona** 下意识地站起来，身后的椅子在纯白的空间中化为虚无。

“**Dàszoko** 的背叛也使得 [神之试炼] 被暴露，异教徒的袭击使得计划受到重创，研究人员死伤过半，大主教 **Vélika** 最终被迫龟缩在弥城，等待舞台进入下一阶段。届时将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助力神子完成最后的试炼。”埃索林微微前倾身体，金色的发丝落在桌子上，“现在的你，应该想起‘弥城’这个名字了吧？毕竟，试炼的地点就在弥城，也在那里迎来了结局。”

“我的故事？我是神之子？”由于信息量巨大，**Miona** 一时不能完全消化，只能先抓住最简单的问题。

“最开始你是人，然后你被选中成为神之子，在完成了试炼后，成为了与神明比肩的存在，然后你放弃了那副躯体，选择在此地轮回——为了理解你的姐姐 **Naomi** 所说的感情。当然，现在的你，毫无疑问有着人的感情。”

“神明、轮回……”这样的故事太过离奇。他见过黑门，却从没想过，自己会是故事的主角。“可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Miona** 总算消化完了大致的信息，提出了他的疑问。

“因为试炼不在现实，而是在计算机中运行。”她指尖轻点桌面，白色空间里浮现出无数飞速闪烁的画面，“超算 **Charlotte** 是 **Benjeman** 最伟大的发明，可以在五分钟内并行完成上万次试炼推理。即使如此，也历经了三百多年终于完成神的试炼。”女人说到这里，神情微不可察地停顿了一下。她想起很久以前，自己也有类似的困惑。如果花田可以通往正确的道路，自己却迟迟不得要领，直到遇见红蝶，才知道登临神位要付出的代价。自那以后，她放弃对世界的干预，穿越白门，成为「无光的审理者」¹。

“我可以给你之前的记忆，也会帮你，但作为交换，你要答应我三件事。第一，帮我保护菲姆，现在她故意躲着我。出于约定，我不好干涉太多。第二，活着回来，有人还在等着你。”

“菲姆？……好。第三呢？”虽然 **Miona** 还不知道对面的女人是谁，但直觉让他选择相信她。

“第三我还没想好，以后再说吧。”埃索林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此时此刻，他似乎并没有拒绝的余地。看着对面的女人，**Miona** 总感觉很熟悉。

“**Shaw** 的阵法加上这个手链，可以让你维持大约半小时的超凡者境界。”

直到这时，**Miona** 才注意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右手多了条编织绳，由金蓝两色的细线彼此缠绕，浑然一体，一眼就知道不是凡物。

“这是什么？”

“接下来我说的话一定要记住。”埃索林并不打算回应他的问题，“阵法完成会把你送到一片奇异的空間，旧日支配者的能量体肯定最强，你要找的神器使，她还活着，应该是第二强的能量体。如果找不到，可以把这条绳子扯断，完全释放力量，让你短暂拥有超凡者的实力。”说到这里，她离开椅背双手撑住桌面，“但我并不建议这么做。”

“为什么？”虽然今天的经历已经足够惊奇，但这句话却仍然让他感到迷惑。莫名其妙的绳子，扯断可以使用更强的力量，却不建议用它，那为什么还要给自己这个绳子？为了稳妥起见，**Miona** 必须先问清楚。

“残存的能量体会像水滴一般缓慢消散，而手链释放的力量则像太阳一样加速这个过程。如果你不能很快找到她，那些脆弱的能量体就会彻底消散。”

在她看来，**Miona** 实在算不上有天赋，那场背叛中如果死的是他，或许「伊榭」早已登临第三序列，继承「秩序」的力量成为新的支柱。自己也能顺着道路达到新的境界，打造完整的大厅。然而

¹无光的是内部称号，「审理者」是道路的一种，与「门」的道路接近，目前共有四位「审理者」。

这么长时间，Miona 一直在外围徘徊，连第六序列的实力都不稳定，一丁点的黑暗信息都会断送生命。不过她又想起那个盲眼剑士斩杀神明，三个凡人开启神战的故事，既然凡人也能左右大局，她也不必再袖手旁观。双生神子的终局，她决定亲自推一把。至于菲姆，一直躲着自己也不是办法，不只是她无法通过试炼，连自己也会受到牵连。

“同样的，过强的光会招来注视。你将暴露在它们的视野里，包括 Nechated 的投影。”她第一次收起若有若无的笑意：“在这里我可以隔绝祂的感应，离开之后，不要提及祂的名字。”

话音落下，白色房间开始向后退去。桌椅、玫瑰与女人的身影被迅速拉远，列车行驶的震动重新从脚下传来。

Miona 再睁开眼时，自己仍坐在原来的车厢里。站台上的人群来来往往，发车广播刚好响起，仿佛方才的一切从未发生。

只有右腕上的编织绳安静地泛着微光。

2.2 弥城故事

安息湖以西二十里，曾经坐落着一座容纳四十万居民的城市——弥城。自从公元 380 年以来，弥城就不断衰落，但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神秘消失。按照推算，应该是在那场动乱中，弥城作为主要交火点，几方势力轮番交战，在后来大重建时期又被刻意遗忘。等人们想起来它时，原址已完全看不出城市存在过的痕迹。

如今，我们只能透过几封书信了解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

收件人：Vélika 地址：弥城

情况不容乐观。巴黎方面传来消息，皇帝死后一切都陷入停滞，民众逐渐发现生活反而不如从前，怨气与怒火日渐积压。年轻人涌上街头演讲，妇女要求提供黄油和面包。我有预感，法兰西——不，整个欧洲都将迎来更大的动荡。

我的意见和 Benjeman 相同，暂停实验，优先保证神之子 and Charlotte 的安全。安息湖的开发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建议将所有相关人员转入湖底实验室，由 Dàszoko 应付外部事宜。

Shaw
1871.04.14

收件人 Dàszoko; 地址: Lac d'Annecy

对于总部搬迁之事，请务必加紧办理，巴黎即将失控，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大主教又去君士坦丁堡寻找最后的酞剂。按照预言，神之子试炼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神子将在明年或是后年产生自我意识。务必杜绝一切可能的风险，一切以计划为最高优先级。

另，来自东方的伊砂小姐将于近日抵达弥城，她将负责教导神子理解人类感情和登神的路径。伊砂小姐虽然不到三十岁，却是货真价实的超凡者，请务必按照主教的礼节相待。

Shaw
1871.08.14

然后，正如 Shaw 所担忧的那样，人民的怒火席卷法兰西，一切旧制度都被打碎。年轻人不知道把怒火宣泄到何处，自发聚集在街头，开始情绪还比较克制，巴黎的破坏并不算严重；随着《马赛曲》

的歌声向北蔓延，队伍冒着炮火、踏过泥泞，把所有的旧的组织破坏殆尽，教会、军队和政府公职人员十不存一。而最主要的交火点，就在弥城。

在审慎地评估双方实力与主张之后，大主教 Vélíka 选择和政府合作，共同抵御反抗军。彼时黑星教派早已不复四世纪昌盛，全部教徒不足九百人；交战时留在弥城的成员仅有 236 名。如今，我们只能通过当时的录音记录推测最后阶段发生了什么。

我是大主教 Vélíka，现在是 1873 年 7 月 14 日，下午 5 时 34 分，我将进行最后的记录……

维生仪器运转良好，导航系统运转正常，神子能量波动稳定，机体准备完毕。

我将于六分钟后开启引导程序，经过十一分钟到达塔顶，然后携带酊剂、圣书和法典，以教皇和皇帝的双重身份短暂驱使「黄」的权能。按以往经验，仪式准备最快需要三分钟，现在情况特殊，以四分钟计，应该是 5:55 分。神子——不，吾主——将于 5:57 觉醒，经过一分钟到达時計塔顶，6:03 黑星升起，主将以其为媒介登临神位。吾等毕生所愿，将于今晚实现。

……（一阵寂静）

现在还有几分钟，我最后想说些事情。

各位同僚，是我的失误导致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如今弥城城破，留守人员全灭，是我一人之过错。只希望幸存的各位同僚能够放下仇恨，开始新的生活。反抗军是对的，腐朽的制度应该被推翻，官僚和贵族应该被打倒，我们反而站在了错误的一方……

只是，一千五百余年的传承断于吾手，难免有些惋惜。

我已将计划相关的材料放在了第三档案馆 401 室，如有人发现这段信息，请立即联系部长及以上人员，尽快处理剩余材料与文书；若联系不到任何人，就请忘记一切，开始新的生活吧，我已在设定自毁程序，全部资料将会在五十年后自毁。

最后，我想对法兰西以及全世界同胞们说一句：对于即将发生的灾难，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我不得不这么做，对不起。

仅存的两位主教，都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伊砂博士随后前往御云岛开始新的研究；Shaw 则在一次意外中走火入魔，能力发生异化，不得已离开。失去 Shaw 的保护，研究人员被迫分成三队，彼此失去联系，慢慢凋零。坚持最久的一支延续了二十三年，最后三人在返回弥城的路上遭遇土匪而死。至此，黑星教会彻底灭亡。

但它留下的余烬未熄灭，残缺的教义、散落的仪式、对沉睡之神的误读，以及对邪恶存在的狂热想象，在漫长时间里不断被后人拾起，又以新的名字传播出去。

黑棺便是其中之一。

3 初出茅庐，升起之星

Stat Rosa pristina nomine, nomina nuda tenemus.

3.1 拨开历史的迷雾

东京大学，公元 2014 年 12 月 10 日 16:30 UTC+9:00

“基于以上证据，我大胆猜测，这个神秘教派的总部就在今天的法国安锡。但是具体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敲定，同学们可以关注我接下来的论文。”台上的教授已经将报告的幻灯片划到了最后一页，显然还不太熟练作报告，结束时间比预定时间早了半小时，连他自己也有些意外，只能找补似的接着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趁现在交流一下。”

八马并不是宗教学的学生，只是替朋友来凑数的。所以他对于讲座内容不感兴趣，只想赶紧结束去吃晚饭。可是别的同学不这么想。

左前方的女生率先站起来：“教授，按照您的说法，H 教巅峰时期有十几万信徒，为什么后来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你对于它的兴起以及创始人并没有提起，这是为什么？”她和八马的反应正好相反，语速很快，一口气问了一长串。

教授显然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略微组织了措辞，“对于你的问题，我只有个猜想，请大家暂时不要外传。”说着，他看向第一排的老教师，老教授表示可以继续，来这里的都是靠谱的同学，同时又重复了一遍保密要求。

得到许可后，青年教授又看向那个女生：“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目前资料太少，早期资料尤其残缺，所以对于创立时间只能推测大致区间，约在公元 300 年到 350 年之间。”他顿了顿，“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公元 350 年已经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也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教义。”

见女生点头表示了解之后，他接着说：“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同学们：大家能举出多少个和基督教同时期，或者更早的宗教？”说罢，他再次看向那个女生，“在基督教兴起之前，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有哪些主要信仰传统？”

女生扶了一下眼镜：“希腊多神信仰、古罗马宗教、犹太教，以及一些秘仪传统和地方性多神信仰。”

“这些信仰都曾有过漫长而辉煌的时期，但早期材料往往残缺不全，甚至在后来的宗教更替中被有意改写。”教授把幻灯片划到教义残片那一页，“以罗马传统宗教为例，我们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代罗马教之后，为了保持合法性和神圣性，对罗马教的文书进行了大量损毁，并对罗马诸神的故事进行修改。现如今，罗马诸神的信仰逐渐退入神话叙事，原本的宗教实践则被后来的制度性叙述覆盖。”

幻灯片翻到新发现的文书残片。“因此，档案中看不见某种信仰，并不等于它从未存在。更常见的情况是，材料被拆散、改名，或者被后来的制度性叙述覆盖。”

教授一边说着，手也不停，把幻灯片翻到 H 教时间轴那一页。“我们看一下，H 教出现得比基督教晚，而 H 教的扩张就是在第一次大瘟疫时期。基督教对瘟疫束手无策，使得人们信仰产生动摇。而 H 教主张对死者进行火化，且更注重用水安全，这些做法未必源于对疾病传播的正确认识，却可能在客观上降低了聚落中的感染风险。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巅峰时期的活动范围曾覆盖欧洲约三分之一的地区。”

教授再次看向那个女生：“说到这里，问题应该解释清楚了吧？”女生点头致谢，随后坐下。

八马忽然有种八卦的感觉，原来基督教还有这样的故事，果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还是谁能让自已过好生活就信什么，这一点不分国界。他觉着这节课没白来，也不想着赶紧散会去吃饭了。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第一排的老教授站起来补充，“早乙女教授马上要去欧洲实地考察了，大家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八马这才注意到，会议室可以坐 180 人，现在就快坐满了，意思是这里至少有 150 人，但是哲学院每年招收不到 50 个学生，意思是可能三四个年级都在这里。更奇怪的是，刚才第一个提问的女生看起来只是新生。她坐下时用左手压住右掌，掌心有一道尚未完全褪去的伤疤。

教授看了一眼点名表：“菲姆同学，还有补充吗？”

女生摇了摇头，把笔记翻到新的一页。

3.2 抓到你了

某高中，2014 年 6 月 24 日 15:45

夏天的蝉鸣似乎无穷无尽，太阳慷慨地用它那一万流明的光芒炙烤着大地，偶尔有几只鸟飞过，点缀空旷的天空。

后排的少女左手托着下巴，右手无意识地转笔，无聊地望着窗外。这是今天最后一节课，老师讲的内容没有一句能进她的脑子，只希望时间过得快些，赶紧放学。

上节课，由于玩得太投入，没有察觉到老师已经站在身后，游戏机因此顺理成章地被没收了。这次老师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絮叨，只是让她放学去办公室。算算日子，距离センター試験²还有不到八个月，但比起遥远的入学考，少女更关心能不能拿回游戏机，以及晚上的直播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办公室格外热闹。在看完泷老师的信后，十几个老师纷纷表达自己的猜测，但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为什么从来不听讲、没有什么身份背景的不良少女会收到东大的邀请函，还是校长、院长分别亲自写信邀请。时隔十几年，老师们又一次体会到了学生时代等待放学那种紧迫感。

“泷老师，你打算怎么办？”开口的是隔壁班的三国老师，两人关系不错，由他来问比较合适。然而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三国在这里任教多年，只大致听说过泷老师的往事，对于细节也并不清楚。隐姓埋名十几年，忽然来信叙旧，怎么看都不像好事。

“二上先生是我上学时的老师，当初要不是他，我就被抓了。”泷老师的回答让人惊讶，之前只知道泷老师是东大的高材生，因为去过广场才无奈来这个小地方，却没想到会如此严重。

分针指向 6，放学铃声准时响起。终于放学了，少女赶紧到办公室打算要回自己的游戏机，不然的话今晚的直播就完了。她是办公室的常客，再加上已经放学了，所以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而入。

菲姆敏锐地发现办公室情况不对，老师们一个没走，而且看她的眼神也像在观察外星人一样，看得她心里没底。但事已至此，也不好再回头了，不管怎样，今天必须要回游戏机。她调整表情，准备让接下来的道歉显得可信一些。

“老师，我知道错了，能不能把游戏机给我。”对于这事，自己早就驾轻就熟，已经有一套话术了，只要装装可怜，软磨硬泡，老师一心软就得逞了，之前都是这么做的。

“可以。”说着，把游戏机放在桌上，泷老师今天不想和她纠缠。“嗯？”这下少女更加疑惑了，之前都是缠着老半天才能要回来。

“你的志愿怎么样了？”听到这个，老师们都来了精神，纷纷支起耳朵，生怕错过了什么细节，但表面上还在装作没事的样子。

不过少女不这么想。她想的是原来是打算这样为难我。还有一个月志愿征集就要结束了，不过自己还真没仔细想过上哪个大学、读什么专业。所以还是先搪塞过去。

“还没想好。”人在屋檐下，总之先把游戏机拿到再说。

“你觉着东大怎么样？”泷老师的语气好像在说晚饭吃什么一样平淡。但在少女看来，东大是自己想都不敢想的学校，这是在给自己找难看。要真在志愿征集上写东大，无异于徒增笑柄。

²日本高考

“老师你别逗我了，考个市立我都费劲。明天…明天就把志愿填好交给你。”少女打算今晚回去熬夜填一所学校。她想来想去，自己好像不擅长学习，还是学一些不太考验脑力的专业为好。

“我觉着东大的哲学就不错，如果你愿意，下个学期就可以去报到……”

嗡……

后面的话，少女一句也没听清，好像是经常熬夜出现了耳鸣，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消退。她看见老师递来一个信封，双手下意识地接住。

信封很厚，密封完好却没有邮票，看来不是通过邮寄过来的，上面的地址是学校，收件人是自己。在得到许可后迫不及待地拆开。里面有两封信和一张录取通知书。少女首先打开通知书，映入眼帘的是哲学学院宗教学专业，下面有校长签名以及盖章。她忽然觉着有些头晕，要不是被旁边的老师扶到椅子上可能会摔倒。

等她回过神来再三确认，“如果这是假的，那骗我的人下的功夫还挺大”。第一封信来自哲学院院长，内容大多是公式邀请措辞；第二封信的作者自称是自己的导师，信里首先惯例问好，又说明泷老师可以陪同她前去报到，最后列了一些需要注意的时间点。信纸的抬头都是東京大學，而且还有签名和印章。

命运似乎同她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她的命运将彻底改变，从一个乡下人一跃成为上流精英人士。她不必再准备入学考试，也不必继续假装自己已经想好了未来。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菲姆才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周围站了一圈老师。直到此刻，她才明白为什么已经放学，办公室里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也终于明白他们为何用那种眼神看自己。

作为一个乡下学校，别说东大，哪怕是考上东京的大学都很少见。

不过看他们的反应，这一切应该都是真的。

在这样的好事面前，少女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欣喜等情绪，而是被命运的玩笑搞得十分茫然。不过好在泷老师已经早就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他率先开口，在征得同意之后看了给她的两封信，在发现和给自己的信差不多之后，打算帮她理清清楚情况。众老师也纷纷传阅通知书，小声地议论着八卦。

3.3 异常的日常

宫城县，县立高中东侧旧商店街；2014 年 6 月 24 日 18:07

少女走出办公室时，太阳如同溏心蛋一般殷红。她心中有太多疑问，只感觉好累，想回家赶紧睡觉。

只见她熟练地拐进学校东侧的旧商店街。这里的店铺多半已经歇业，卷帘门拉到底，只有一家便利店还亮着灯。水泥地面被夕阳染成一种疲倦的橘色，就连吱吱叫的蝉鸣也已隐去，影子被拉得很长，踩上去好像能感觉到地面的余温。

余温？少女忽然注意到天色暗的不对劲，打开手机发现才刚六点，要下雨了吗。想到这里她加快脚步，想赶在雨来之前回家。起风了，只听见树叶哗哗作响，这条小路有这么长吗？她感受到某种寒意，想到了那些恐怖小说的剧情，拔腿就要跑出这里。

她才跑出十几米，脚步便慢了下来。便利店门口的白灯将她的影子投在水泥地上。按照光线的方向，影子应该落在身后，此刻却斜斜伸向便利店，顶端贴着自动门，像是正隔着玻璃向里面张望。

菲姆抬起右手，地上的影子也跟着动了。她稍微松了口气，觉得自己大概是被录取通知书弄得神经过敏。可当她放下手时，影子的手臂仍举在半空。

菲姆头皮发麻，转身便跑。书包撞在腰后，里面的游戏机和文具盒哗啦作响。她跑过已经关门的文具店、堆满纸箱的拉面馆，又经过一个垃圾桶。前方重新出现了那家便利店，门口白灯闪烁，地面上仍趴着一道影子。

菲姆回头看去，身后十几米处也立着一座相同的垃圾桶。

“怎么回事……”她声音发抖，从裙子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显示 18:08，信号格全部消失。她拨了 110，听筒里只有断断续续的电流声，始终停在呼叫界面。“接啊……快接啊……”

风声忽然停了。她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拖沓的摩擦声，像是有人用手掌缓慢擦过水泥地面。菲姆不敢回头，那声音却越来越近，她几乎是被逼着转过头去——街上依然空荡，卷帘门和屋檐投下的阴影却连在了一起。一团漆黑的轮廓从里面爬了出来。它只有影子，勉强保留着人的形状，手臂垂过膝盖，头部歪向一侧。每当它经过两片阴影之间的亮处，身体便会缩回地面，随后从另一片影子中重新出现。

她想尖叫，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想跑，却不敢动，连呼吸都压在喉咙底。然后，怪物消失了。

下一刻，便利店招牌下的阴影向外鼓起。那张漆黑的脸距离她只剩五六米。

她的腿在这一刻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尖叫着逃向便利店。自动门毫无反应，她用力拍打玻璃，朝里面喊了几声。收银台后空无一人，顶灯亮得刺眼，货架上的商品摆放整齐，整间店却像一张贴在玻璃后面的照片。

怪物沿着她的影子迅速接近，却在光线边缘停住，伸出的手指刚触及亮处，立刻像被火烧过一般冒出灰白色烟雾。

它害怕光。这个念头刚出现，便利店的招牌灯就闪了两下。“别……别灭……”她带着哭腔祈祷。灯管发出低沉的嗡鸣，亮度迅速减弱。菲姆手忙脚乱地打开手机电筒，对准地面。圆形光斑压住脚边的影子，怪物随即退回卷帘门下。她双手紧握手机，一步步沿着光斑后退。手心全是汗，她想找一条没有影子的路，可哪里都有影子——电线杆、屋檐、招牌，连成一片，好像整条街都变成了它的巢穴。

便利店的灯彻底灭了，怪物从三处阴影中同时探出身体。菲姆转身跑向马路中央。手机电筒扫过地面，光斑剧烈摇晃，怪物便在她左右反复出现，每一次都更近。

慌乱中，她踩到了鞋带，整个人摔倒在地。手机脱手飞出，屏幕朝下落在两米外，手电筒还在忠实地发光。少女惊叫着站起来想要拿手机，却被怪物抓到右手，锋利的指尖划开皮肤，温热的血落在地上。疼痛和恐惧彻底压垮了最后一点理智。菲姆闭紧眼睛，对着怪物拳打脚踢，带着哭腔喊道：“放开我！”

天空传来一声闷响，风从狭窄的商店街两端同时涌入，废纸、树叶和塑料招牌被卷上半空。气压急速下降，紧闭的卷帘门不断震动。怪物抓住她的手臂，试图将她拖入地面的阴影。菲姆哭着挣扎，像被抛在岸上的鱼，胡乱拍打着。

掌心先热了起来——那道伤口像被点燃的引线，灼痛顺着小臂一路窜上来。然后是胸口，有什么东西在肋骨后面猛地胀开，又冷又烫。

“啊！”

随着少女的尖叫，一道白链劈中头顶的电线，沿街路灯在同一瞬间全部亮起。惨白的强光从四面八方灌下来，屋檐、招牌和电线杆投下的阴影急剧收拢。

轰——雷声姗姗来迟。

怪物吃痛放开她。她终于看清了——那怪物通体只是一层扭曲的黑色薄片。它挣扎着，向她伸出手。

少女尖叫一声，双手抱头。云层中的电光随她收拢的五指引向同一点，第二道闪电正中怪物，将它化为飞灰，强光闪得她短暂失明。

风仍在增强，便利店玻璃向内弯曲，废弃招牌接连脱落。菲姆抱着流血的右手跪在地上，耳边充斥着轰鸣。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胸口仿佛压着一块石头。“停下来……”没有任何变化。她哭得喘不过气，只能一遍遍重复。“停下来……求求你，停下来……”

风势终于开始减弱，远处也传来了汽车经过路口的声音。

手机就在两米外，屏幕已经碎的不成样子，时间显示 18:08。信号恢复满格，她想了想，还是没有拨通 110——要怎么和警察说，影子活了过来。

地面散落着碎玻璃和断裂的树枝。那团怪物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右掌的伤口仍在流血。少女用纸巾擦拭伤口，背起书包。沿着恢复正常的街道走回家。只是，路上她始终避开地上的影子。

此后几天，她反复确认那场遭遇的真实性——掌心的伤口结了痂，天气预报一切正常，旧商店街的卷帘门照常拉起。没有影子活过来，也没有闪电落进街道。她几乎要说服自己那是中暑的幻觉。

4 互相矛盾的回忆

待到折桂广寒时，却思人间好。

本章节内容依据 Miona 口述整理，部分内容可能与事实相反。如编者十分确信并没有关于花房战斗的记忆，且神子在坠入灵界后三月即返回实在界。虽然神子记忆与编者所知的事实相悖，但考虑到灵界本就不可按照常理推测，神明的视野贯彻古今，多重历史亦是常识，以下内容尽力在逻辑通顺的基础上保持原意。

4.1 灵界

大脑似乎会通过臆造填补记忆的空白。同一事件的亲历者，往往会留下彼此冲突的叙述。由于那段经历太过离奇，时至今日，我³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昏迷期间反复成形的幻觉。

距离那次的经历已经过去二十一年。时间磨损了细节，也打断了事件的先后。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人类的记忆并不可靠，尤其是在痛苦面前。

最初是一种混沌的感觉，没有声音，没有颜色，在虚空中漂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如果真有时间的话。终于，我在无尽的漂流中醒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我是谁？

这是哪里？

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什么都好，缓解一下我的孤独感。

在睡意压倒意识之前，我不禁想知道一个问题：黑暗宇宙与人的内心有什么区别？

无定形的光斑逐渐变暗，世界复归于黑暗，一切宛如年少时梦境。在闷热的夏夜，虫鸣和风声在窗外交叠，黑暗如同液体般涌来。躺在床上，仿佛不在狭小的房间里，而是在群星之间，与群星一同跃动，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和谐。

出现的为何是这幅景象？那次的接触，真的是命中注定吗？这是我濒死前的走马灯？还是昏迷中的梦境？至今仍然没有答案。

星海灿烂，姐姐首先意识到祂的存在——伟大的「门」之主，只因一瞬间的注视，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在被那股能量撞到之后，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退出灵界或是被狂暴的能量杀死的后果，相反跌入灵界深处，周遭的环境如同抽象画般，肆意泼洒颜料。语言难以准确描述那种景色，昼夜快速切换，四季轮转是如此的鲜明，上一秒还在陆地，下一秒已沉入海底。自我与外界的界限逐渐消散，不过幸好，又是那条神奇的编织手链发挥了作用，让我想起了此行的目的。手里的书页忽然震颤，好像在回应什么。低头看去，只见它缓慢消散。我忽然有种直觉，它并未消失，此刻就在我体内。既然神器与主人相互牵引，或许能顺着那根线找到她。

意识稳定后，我身处一个神秘的走廊，墙壁上充斥着陌生星球的景象。走入其中，我才意识到那并非走廊，而是迷宫，是只属于我的迷宫。墙上的自然风光已经变成了过去的经历，或者说双生神子的经历。

我熟悉每一个岔路，那是神子计划过程中的错误。而路的终点，是至高之门，我们的母亲。脑海浮起记忆的碎片：星空投下注视作为邀请，我们跨过靛蓝之门，在群星的见证下成为「伊榭」。

4.2 不见来路

穿过走廊，却是一团篝火，火焰摇曳，夜空中繁星点点，水银般的月光倾泻在湖泊。微风拂过，水面上映照的万千繁星顿时化作无数碎片。

³本小节的“我”指 Miona，而非编者

“没事，还有我呢。”

“是的，我们愿意。”

“弟弟别怕。”

……

“四号机，你能把这片水面波纹消除却不妨碍流动吗？”

“四号机，你看这朵花。”

“四号机，我赢了。”

“四号机，黑暗中不要看火。”

“四号机，你看！”

“你不懂吧，这个叫月饼，在东方，今天是团聚的日子。”

“四号机，你觉着这里是真实的吗？”

……

“弟弟，活下去……”

记忆如同潮水冲刷着身体，眼前一黑，剧痛使 Miona 不由得跪在地上干呕，手链在发光，很温暖，缓解他的痛苦。

“站起来。”前方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她坐在篝火对面的石头上，随意晃动着双腿。

Miona 认识她，不止是她，还有其它所有的一切。强撑着站起来后，他坐到石头上，双手搭在膝盖，大口喘息缓解痛苦。

“很抱歉现在才露面，”小女孩轻巧地跳下石头，习惯性地双手叉腰。“但在你到达终点之前，我只能以这种身份出现。”

逆着火光看过去，她的身影与记忆相重合。Miona 记得这一幕，当时他七岁，姐姐十岁。在这里，他们和他产生了接触，然后，两个乡下孩子的命运彻底改变。

“时间紧迫，首先在你醒之后会把这里大部分经历忘掉，但没关系，在合适的时候你会想起一切。”

啪。

少女打了个响指，手链解体成丝线，金色丝线光华流转，蓝色丝线则较为暗淡。

啪。

又是一声，金色的丝线迅速变化成缓慢旋转的球飘浮在面前。

“看到了吗，试着操作下剩下的线，去感受，你知道怎么做。”说话间光球就变成了右手上的手串手链。

Miona 知道，这是最基本的能力，集中精神稍微熟悉一下就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形状，可目前身体的痛苦让他没办法集中精神，几次操作都只让丝线胡乱颤动，没能组成任何稳定形状。

“不能也没关系，”少女跳到他身后的石头，将手放在他的背上，“现在还是半成品，光也有残缺——不是那个意思，我家弟弟当然不是残次品，只是目前，你还需要些时间。”

“等你找到了答案，把它完善好，到那时候我们会再见，面对面，而不是在黑暗中，以托梦的方式。”

说话间 Naomi 从背后抱住他，意图缓解他的痛苦，“第二，关于那位先知，在路的尽头等你，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样完全信任她。”

疼痛得到缓解之后，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简易的项链，和当初一样。少女从身后跳到前面，抓住项链戴好，又优雅地转了个圈，“真怀念啊，那些日子。弟弟，好看吗？”

“好看，姐姐戴什么都好看。”稚嫩的声音让 Miona 自己也愣了一下，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回到了当初。

“嘴真甜。”虽然黑夜遮挡视野，但能想象她的笑颜。

蓝色项链和金色晶体又散开成丝线，在 Miona 的右腕组成了原来的手链。还没等他说话，后背就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推力，不得不跳下石头，踉跄着向前。

原来的篝火，则幻化成一盏提灯，引领前行。

“我爱你，走吧，你该上路了。”

Miona 想回头再看一眼，可灯灵永远飘在前方，照亮前路，而后方，一片黑暗。

唯有晚风送来歌声⁴，

Vent frais, vent du matin,
Vent qui souffle au sommet des grands pins,
Joie du vent qui souffle,
Allons dans le grand...

4.3 无需忏悔

黑暗中没有时间的概念，Miona 只能跟随灯灵前进。穿过林地，终于抵达一座城池门前。城楼上没有守卫，也看不见灯火。

毫无疑问这是一扇新的门，这一次又是谁呢？

太阳升起，群星隐去，门的后面是实验室，大祭司 Dàszoko 拿着纸笔核对墙上显示器的各种数据，头也不抬地说了声：“坐吧。”

Miona 很随意地坐下，看向旁边的休眠舱，里面躺着另一个自己，各项参数都很正常，透过玻璃看去，自己睡得很平静。

“计划哪里出错了么？”Dàszoko 问，“为什么又回到这？”他的声音太平静，让人怀疑他是否早就知道 Miona 会回来。

“出了点差错，最后一幕里面，因为你的缺位，大主教只能让 Charlotte 独自维护二层阵法，[高塔] 承受不住提前倒塌，好不容易打败「黄」的投影之后，又引来「柱」的注视，当时我们还不完善的「秩序」迅速崩塌，没有完全达到第四序列。”时隔多年再次见到 Dàszoko，并没有生气或者愤怒的情绪。漫长时光与无尽轮回的苦难，远不是人类所能承受的，而且他也用自己的生命加速了试炼的进度。

“计时塔倒了？”Dàszoko 的笔尖终于停住，“那 Shaw 挡住了多少，波及多大范围，欧罗巴有多少幸存者？”

Miona 张了张嘴，又闭上。有些数字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沉默持续了很久，久到 Dàszoko 把笔搁了下来。为什么一向稳健的 Vélika 会允许计划出现这么大的纰漏，而且临时增加了 [皇帝] 的身份。Dàszoko 心里有个危险的猜想，却不敢承认。

“你当时的猜想是对的。”Miona 的声音放得很低，“法兰西又爆发了新的革命，弥城失守，学会人员几乎全灭。大主教为了填补空缺，不得已使用法典作为补充，以自身为媒介召唤「黄」。原定由三人维持的阵法只能交给 Shaw 和 Icey。失去计时塔的约束，原定持续 1996 秒的战斗缩短至 1747 秒。”

他停了停，还是说了下去：“至于伤亡，伊砂博士协助 Icey 调动安息湖的全部力量，总算维持住第三层阵法，将影响范围限制在弥城周围三十公里。”

⁴节选自法语歌曲 Vent frais.

那一战太过惨烈，两位第四序列，四位超凡者，两百余件超凡物品，每一个单拎出来都可以改变世界格局，真正打到天崩地裂海沸腾，哪怕泄露一丁点能量也足以夷平城镇。時計塔倒塌的瞬间，黑星升起，仪式成立。弥城城区逾三十万人民直接气化，土地烧成了熔融的玻璃。将周围三十公里内的军民计入后，死伤者超过七十万。哪怕一周之后，弥城平均气温仍有 667°C ，这是真正的炼狱，人类历史上再不会有这样惨烈的战争！

沉默许久，大祭司才开口说话：“这些都是我的过错。”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尤其是我和姐姐，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至少……” Miona 站起来想要辩解，却无话可说。

是的，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陆陆续续一百五十万的人为此付出一生。最终一战无辜牺牲的六十万平民，革命军，乃至所有因此而奉献生命的人民。这些生命，都不能白白牺牲。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但你不同。你是人之子，是「秩序」的化身，你不必为此忏悔。” Dàszoko 总算完成例行检查，坐下倒了两杯茶，“当初你们还是孩子，而实验的决议是委员会全体通过的。他们卑鄙地欺骗了你们姐弟，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说完，他把一杯推给 Miona，“尝尝，伊砂博士的最新研究。”

茶水氤氲，几片茶叶在杯底缓慢旋转，有一股熟悉的清香。

Miona 想起那个古老的习俗。Dàszoko 大概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不是赶你走的意思，现在已经晚上十一点半了，我只是拿它提神。”

然而，刚喝了一小口，杯子还没放下，四周的景象就四散而去，显示器变成了植株，手里的茶杯变成了花洒。

熟悉的清香，原来是伊砂博士的花房。

5 再现飞光

林地中有座居屋。我只知道这些。
一束光穿树而至，未在灵界留下痕迹。

5.1 于林地中

林地内部树木高大，枝繁叶茂，下层灌木相互交错，阳光仅能穿过零星的缝隙照向地面。林地内部永远阴暗，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阳光照耀的枝头下偶尔反射出银色的细丝。顺着细丝观察，在银丝的末端，可以看到紫黑色的蜘蛛，身体前部淡蓝，腹部却是深紫色。这就是林地的主宰的眷属，红色的眼睛极为灵敏，哪怕是黑夜中也能捕捉到猎物最细小的动作。蜘蛛端坐在网的中央，八条腿敏锐地感知着每一个细微的震颤，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而在今天，从未被阳光照射过的森林，迎来了比太阳更为闪耀的光芒。

金色的光芒穿透黑暗，瞬间将沉闷的雾气也消散一空。哪怕是远在沼泽的代因伐络也能感受到那种闪耀，感觉自己的表皮有一种奇异的痛感，表皮变得很干燥。好在它的洞穴距离沼泽很远，林地又在沼泽的对面，再加上洞穴遮挡，它只是皮肤感到有些热而已。

森林里的生物没有这么幸运，距光团五百米内，生物直接气化，土地烧成琉璃；五百米到两公里内，绝大多数的生物立即死亡——面对第四序列的存在，痛快的死亡反而是种恩赐；更远处的生物就没有这么幸运，百万流明的强光照彻天际，而伴生的激光首先致盲了它们脆弱的眼睛，外壳和毛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灼烧，更为严重的是灵魂深处受到的灼烧以及来自基因深处的恐惧。不止如此，抵达林地之后光芒便不断增强，仅仅不到十秒就从十倍音速增加到光速的千分之五，最终气化半径达到两公里半，燃烧的路径一路延伸到沉睡的蜘蛛之神的面前。

闪耀的光芒使得林地的主宰从沉睡中苏醒，贯穿山林的金光终于消散，只留下山火肆虐，侥幸没死的生物在山火中逃亡，唯有处于林地边缘的生物躲过一劫，勉强得以苟活。

如果从空中俯视的话，沼泽是一个形似鹅蛋的椭圆，林地在沼泽的一头依水形成一个环带，沼泽与林地共同组成了一个扇形，而此时扇面好像被小孩子用打火机从正中轴点燃，在绿色的扇面烧出了一个大洞。

Nechated 好像做了个梦，梦到有人利用卡塞密拉（Casemira）阵进行了献祭。可惜时间太短，没有看清是谁就被强行断了联系。然后就被面前这个自称「伊榭」的光团吵醒了，愤怒让祂不由得站起来想要看看是什么东西打扰了自己的沉眠。

相比眷属面临的灾难，Nechated 更在意眼前的光团，自从大劫难之后，祂再没见过可以直视自己的存在。然而眼前之物不但可以沟通，还和那些充满着混乱与毁灭本性的旧日神祇不同——光团散发的能量还有愈疗伤口的效果，这让自黑暗年代诞生的神祇感到十分不解。

不过既然身体的疼痛得到缓解，接下来就要填饱肚子。只一瞬间，银色的丝线覆盖了整个林地，被捕捉到的生灵，顷刻之间被包裹成茧，生命力迅速流失，只留下一具空壳。可长久地沉睡带来的饥饿感并没有那么容易缓解，刚刚苏醒的 Nechated 开始思考将面前这个光团吞噬的可能性。

对于原初神明而言，体型通常与实力正相关。虽然光团使自己苏醒，也能缓解伤势，体积却只有自己眼睛大小。想到这里，蜘蛛的口器附近流下粘稠的涎水。

5.2 狂热中上升

Nechated 正常站立高达六十米，单腿展开有一百四十多米，甚至连表面的绒毛都有一米长。与之相比，Naomi 只是个半径不到一米的球体，附着六条光环，光华流动，代表着伊榭的六种权柄。单论体积，Naomi 还不到 Nechated 的眼睛大小。但蜘蛛在大劫难被剥夺了本源力量，空有位格，实力

十不存一。Naomi 虽不以杀伐见长，自保却已足够，况且「秩序」的权柄完美克制诞生于混沌宇宙的原初神明。而且她还有「环」的碎片，不受「迷蒙」的影响。

黑暗是最好的伪装，蜘蛛纵身一跃，庞大的身形遮云蔽月，银线上下翻飞，如月华般流淌，迅速织成一个椭圆形的茧将 Naomi 包裹其中。虽然自己还没完全恢复，但原初神灵的身份让祂有撕裂面前这个光球一半能量的底气。到那时，不只可以恢复本源，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可惜不等下一步动作，茧的表面已爬满了裂痕，一束流光自茧中飞上高空，如同太阳般驱散黑暗。大地上鸢尾花、向日葵、紫藤萝和薰衣草疯狂生长，试图给这片疯狂的土地带来些许的宁静。

但 Nechated 占尽主场优势，林地的毒虫走兽倾巢而出，毒草树木疯狂生长，与花田争抢每一寸土地的生命力。蜘蛛的绒毛尚未落地便燃烧大半；弥漫的瘴气如同海浪般狂暴，却只能在边缘涨落，不得寸进。鸢尾花不断盛开又凋谢，一瞬枯荣；向日葵的茎叶不断生长凋零，唯有花冠始终朝向「伊榭」；紫藤自焦土中抽芽，微风将花瓣送往远方，不断扩大花田的面积。

一边是生机盎然的花田，一边是衰败凋零的林地。

一个尊号「伊榭」，给世界带来秩序，一个主宰「恐惧」，编织噩梦向死亡。

两种相互矛盾的法则不断倾轧，黄昏与黑夜⁵交替出现，只是些许余波就搅得沼泽近乎沸腾，侥幸存活生灵都感到了宛如实质般的恐惧。代因伐络克服恐惧探出头去，看到平日潜藏在沼泽深处的鳄鱼都忙着逃命，明白自己也该快逃，并把这里发生的事带回部落。至少留在这里不是正确的选择。

这种感觉，是什么？

代因伐络低头看向前肢，皮肤不知何时出现密密麻麻的伤痕，流淌出赤红的、滚烫的液体，唤起对火焰与毁灭的渴望……然后，它幸运地昏迷过去。

哪怕是经历过黑暗纪元的埃索林，面对 Nechated 的梦境也很难保持专注。这让祂又想起那场大雾，红光以一己之力困住三位神祇，改变雾雨战争的格局。此刻，红光的投影已经化作一群红蝶抵达林地，埃索林则在梦境干扰中为祂校准方向。

一只红蝶落在战场中央，翻飞的银线忽然出现某种不和谐，银丝随机转为红色。红光借 Nechated 自己的蛛丝反向完成束缚，蜘蛛越是挣扎，丝线便收得越紧。趁着这个机会「伊榭」倾尽全力冲了过去，将秩序的权柄灌注进每一根红线，林地边缘的埃索林也同时出手——微风拂过战场，花瓣落定之处，大地归于寂静，为 Naomi 腾出一片不受干扰的空间。

林地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秩序」短暂压倒「混乱」，仪式成立，黑星再度升起。Naomi 难以抵挡登神的冲动，以十分之一光速向上攀升。两尊神明见势不妙，立刻放弃对蜘蛛的压制，转而阻止「伊榭」——现在还不是正确的时机。失去自我的神明比诞生于黑暗宇宙的旧日神祇更加危险；无人性的秩序比盲目的混乱更加可怕。

Naomi 挥舞光鞭，祂同时应对三尊神祇的干预，气势却节节攀升。恢宏的气息降临，宣扬秩序的纶音。

“你我曾是不是神明人子因祝福罪行降临陨落凡间经你我之手写下抹去的诗将是曾是你我在星灵界的秩序混乱。”

光团仅凭本能上升即将再度登临第三序列；诞生于混沌宇宙的蜘蛛之神如遭雷击，如断线风筝般向下坠落；年轻的「审理者」束手无策，眼看「秩序」将要复苏。忽然，一堆泡泡飘来，强行打断光团的上升之路。

“「■■■■」，此刻■■■■■■■■■■。”

⁵这里 Nechated 并不掌管黑夜权柄，而是短暂突破了 Naomi 的静谧权柄，而林地永远黑夜

脆弱的肥皂泡抵消「秩序」的威光，上升戛然而止。**Naomi** 人性再度占据上风。祂/她低下头，沉默了一瞬，“欺负我弟弟的，必须死。”一道光芒随即射向蜘蛛。

“你不理解「秩序」。”「门」的声音没有感情，像是在陈述一个不需要解释的事实。另一个泡泡从远处飘来，轻轻包裹住坠落的蜘蛛悄然远去。「门」不在乎这场战争的胜负，但身为最古老的神祇，祂见证了秩序的兴起与陨落——有些错误不需要犯两次。而 **Naomi** 感受到遥远地方的一切，不再维持神明威能。

红光最先离开，埃索林在此地洒下一把种子悄然离去。**Naomi** 则朝另一边飞去，那里还有要完成之事，只是，光团比来时暗淡许多。

此战 **Nechated** 本源力量消耗殆尽，只剩位格尚存，祂必须再次陷入沉睡。因为之前杀光仆从种族，导致无从供给能量，很长时间不能苏醒。林地失去它的主宰，沼泽恢复往日的寂静，雾气重新弥漫。代因伐络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前肢多出一道赤红而刺痛的疤。它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本能地感到不安。它决定离开，带着那道疤，带着对火焰的模糊记忆，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恐惧和渴望。

在它身后，沼泽沉默地吞噬了一切痕迹，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5.3 花房闭锁

灵界 花房投影

在 **Naomi** 开始登神的瞬间，灵界的另一处，**Miona** 右腕上的手链忽然绷紧。幻化出的灯灵被某种力量牵引，火焰向上拉长，变成一根细而笔直的金线。

“来这里，来到我的身边。”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没有停顿、没有区别，也没有情绪。**Miona** 明知不对，身体却向前迈出一小步——脚底没有触到任何东西，整个人已经离开地面。

“姐姐开启了仪式，秩序的力量在吸引！”他大喊，声音却已经开始失真。

这是所有人未曾预料的情形，**Miona** 束手无策，而伊砂博士又一次展示了独属于东方的智慧。她走向培育室尽头，有条不紊地打开灌溉系统，启动全部补光灯。灯灵撞破玻璃冲出花房，却从另一侧跌回原处——曾经 **Shaw** 留下抵御外敌的阵法，如今反成囚笼。第一批灯亮起，根茎从湿润的土壤拱出；薰衣草与三角梅迅速爬满墙壁，紫藤则缠绕住 **Miona** 的脚踝，试图阻拦继续上升。她用植物、灌溉与光照在花房构建了另一套规则，以此抵消「秩序」的吸引。最后一盏灯亮起时，花房照度超过十万流明，蒸汽腾起，凝成水珠，沿着墙壁滑落。可即使如此，阵法也只能暂时困住 **Miona**，无法真正切断召唤。

伊砂知道，现在必须给她的学生再上一课，仰头喊道“你必须抵制冲动，成为自己。”如果任由他离去，等待他的并非重逢，而是成为「秩序」的容器。届时不但计划失败，两个学生也都会沦为傀儡。

金线应声一颤，随即绷得更直。

委员会只需要一位神明，并不关心是哪一位。双子无论谁先觉醒，另一人都会被回收，成为补全神格的材料。身为超凡者，她自然明白什么意思。亲手教导出一位神明，这是无上的荣光，但那是庸人的看法。她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让旧日的神明借助学生的身体复活，而是以自己的意志超越「秩序」，成为真正的「伊榭」——开辟新的道路，而非旧日神祇的延续。

“为什么要阻止我？”**Miona** 浮在半空，口中发出无感情的声音。

伊砂没有回答，她了解计划的一切。最初大主教埃尔莉特找到双子，没有给他们选择；[神之试炼] 让他们离开父母，没有给他们选择；**Benjeman** 提取他们的意识，没有给他们选择；直到今天，自己又以保护的名义困住 **Miona**，又一次替他做出选择。

她本可以直接熄灭灯灵——但失去手链庇护，凡人步入灵界，唯有死亡。两头都是死：熄了灯，他死；不熄灯，他成为「秩序」的容器，也是死。她只能赌第三条路，神子可以自行回复意识。

植物枯萎的速度肉眼可见。紫藤从 **Miona** 脚踝上松开一匝——他上升了一寸。玻璃爬满裂痕，补光灯不间断地闪烁；灌溉系统被刺出数十个孔洞，水流漫过地面，和烧焦的气味混杂在一起，阵法快要撑不住了。“我们曾经花费千余年的时间，只为教导出一位神明，”她的声音盖过灯灵的嗡鸣，“但是很遗憾，直到现在我才想起来，应该先教你们学会拒绝。”

金线又绷紧了一分。或许他听见了，却已经认不出这句话的意思。

灯灵见不能脱离此地，分出一根丝线刺向伊砂博士，却被藤蔓阻挡，只刺破了水管。流出的水忽然倒卷，沿着地面汇成一道人形，还是仙灵的 **Icey** 带着第一任大主教埃尔莉特赶到。

埃尔莉特早已死去，现在出现的不过是时间夹缝中生成的一份投影，无法改变已发生的事情。她抬手掷出石板，悬浮在 **Miona** 上方，压制「环」的碎片；**Icey** 则引动水流，进一步压缩他的活动范围。

但是还不够，突破是迟早的事。伊砂博士看到前任大主教，心里有个想法：**Charlotte**，它忠实地记录着每一次试炼，如果将这些记录传给神子，或许可以抵消「秩序」的侵蚀。然而它早已随弥城毁灭。历史学者的能力可以具现此间时空不存在之物，但她不确定大主教如今的状态能否投影同为超凡造物的 **Charlotte**。想到这里，她说：“诸位，我有个想法，使用 [神之试炼] 的记录或许可以唤起他的人性。请大主教以石板为媒介具现 **Charlotte**。”

埃尔莉特却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只是一片投影，无法具现那种位格的存在。投影不应存在之物本就消耗能力，**Charlotte**——那个年轻后辈的造物，哪怕自己全盛时期恐怕也只有很小的机会。

“我是神子教师伊砂，有我给你输送能量。”伊砂说“我们目前只有这一个方法。”

“即使成功，也只有一次机会。”埃尔莉特没有反驳。

“记录由我传给神子。”**Icey** 上前一步，水流从它周身淌落，“灵体本就更适合传输大量能量。我引安息湖的水为它散热，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分工。”

伊砂博士沉默了一瞬：“诸位，是否有异议？”

没有人说话，当年，[人类伦理委员会] 全体通过，把两个孩子送进了 [神之试炼]；今天，三个人用沉默通过了另一项决议。

“感谢您的奉献与牺牲。”伊砂叹了口气。

Icey 知道，已经到了自己为计划做出贡献的时刻。它见过两个孩子第一次接触碎片，也见过小小年纪被教会接走参加试炼，然后失去名字、记忆，只留下不断迭代的编号和无尽的死亡。一千五百年间，两任大主教、两位神子、无数的同僚为此献出生命。如今，终于轮到它了。想到这里它化作一团流水包裹住石板冲向 **Miona**。

就在触及 **Miona** 的瞬间，投影开始，一座十几米高的机器虚影浮现，花房的能量经伊砂流向埃尔莉特。**Icey** 很快和 **Charlotte** 说明情况，以自身为媒介传输 [神之试炼] 的记录。难以想象的超载瞬间爆发。水流在海量的信息传输下瞬间沸腾，花房内腾起滚烫的、白茫茫的雾气，刺耳的蒸汽嘶鸣盖过了一切。那道蓝色水流通路，裂开无数蛛网般的碎光。仙灵很难理解人类的感情，可当裂痕贯穿躯体的时刻，它明白了“痛”这个字，为何总被人类反复书写。哪怕有石板加成，如此庞大的信息流也使得它几近枯竭。

黑暗中，**Miona** 只感觉一股灼热而嘈杂的信息洪流，不分敌我地冲击着他与「秩序」的意识。无量空处在他脑中炸开，感官过载，各种画面不受控制地闪现。休眠舱内冰冷的管线插在尚未发育完好的身体上，刺眼的绿色荧光在大屏幕上跳动；然后是更早的岁月，两个孩子打雪仗，姐姐把冻红的手塞进他脖子里，再递来半个尚有余温的烤红薯；最后，是「秩序」选择陨落画面。同样的，这

股信息流也削弱了「秩序」的影响，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小心地引导这股洪流与「秩序」对抗，使得自己的意志短暂占据上风。然而，纵使有手链庇护，他也处于失控的边缘。

趁着保持清醒，还有最后一件事，他必须阻止姐姐。“万门之门、知识宝库、秘密维度、一切钥匙听从于你，将其带回应在此处。愿以此身为引，祈求您的降临。”「门」之主，唯有这位存在，才能压制复苏的「秩序」，阻止姐姐走向错误的登神之路。这位古老的原初神明曾向双子发出邀请，如今 Miona 只能寄希望于祂的仁慈。

下一刻，花房出现诡异的静止，之前打斗产生的碎玻璃拼凑成一个无定形的球体，碎渣表面闪烁着斑斓而诡异的光。灯灵发出一声哀鸣，迅速收缩核心，试图以仅剩的微光保护 Miona；Charlotte 的虚影在强压下扭曲、崩解，首当其冲的埃尔莉特遭到剧烈反噬，形体几近消散，多亏伊砂博士注入力量勉强维持；而 Icey 则在球体的威压下化为一滩不断震颤的水，没了 Icey 包裹，石板被弹飞到角落。

“汝，何为秩序？”

“以规则驱除混乱，以智慧断绝蒙昧，使万灵各得其所。”答案几乎与问题同时出口，Miona 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太久，几乎成为本能。这也是 [神之试炼] 试图教给他们的答案。正在用石板稳定 Icey 状态的埃尔莉特也曾笃信这个答案，才选择联合委员会开启了 [神之试炼]。然而伊砂博士和她是相反的态度，只轻声说：“不，这不是正确的答案。”

同样地，也不能让祂满意。

“汝，何为秩序？”

他沉默了。知晓命运也意味着失去自由意志；如果起点和终点早已确定，过程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更可怕的是，他分不清眼前之物到底是真实的景象，还是精神恍惚产生的幻想。他看到 Dàszoko 一枪刺死姐姐，还有那改变二人命运的接触。闭上双眼，各类景象却仍在脑海中呈现。他想哭，却忍不住捧腹大笑；想笑，却嚎啕大哭。于是她只能给出自己都不相信的答案：“探究知识，订立规则，穷极宇宙。”

“裂分你我原初诞生时刻混沌开启产生成就多元时间秩序。秩序，究竟为何？”第二个回答仍不能让祂满意，祂说出的不再是完整的语言，那些词语像是被从不同年代截取出来，强行拼接成一句话。Miona 能理解一小部分，无法确认这究竟是在询问他，还是在复述某段远古历史，亦或是自己的幻听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

恍惚中，他又看到那张餐桌。姐姐霸道地把不爱吃的胡萝卜夹到他碗里，拍着他的头，理直气壮地说因为多吃了胡萝卜，所以等会儿要由他来洗碗。那曾是他们的日常，如今却成为一种奢侈。[神之试炼] 带来的不止力量，也将他们化作非人的存在，与混沌神明别无二致。

“只愿我姐弟二人以人类的身份过完普通一生。”

“真是有趣的回答，「■■■■」，”玻璃碎渣围成一扇门，“踏入其中，你仍有机会以人类的身份过完普通一生。”

Miona 看到某种可能：他未收到邀请，没有 [神之试炼]，只是长大、上学、恋爱，然后老去。不对，Miona 敏锐地感到某种违和感，这幅图景中只有他自己。「门」之主说只有他自己可以选择，这意味着……

“我不能抛弃姐姐，独自一人……”

“Naomi 独自登神，清扫原初混沌，开启第二次秩序战争，迎来第三时刻，这样的结局，你，接受吗？”

“我不接受。”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没有自己的参与，姐姐只能成为「秩序」的容器。「秩序」是一条无主的道路，可在祂口中，这个称呼显然已经指向 Naomi。

他抬头看向那扇门。门后的光并不刺眼，真正刺眼的是那个恐怖的未来。“我必须阻止「秩序」复活，救下姐姐。”

“你通过了考验，”「门」之主第一次停顿。

“群星需要一位仁慈的「伊榭」而非「秩序」。你们都会活着回去，但「秩序」的道路已经和她重叠，连我也无能为力。”

门扉中的图景瞬间破碎。灵界深处泛起大片死寂的黑雾，遮天蔽日的黑门在实在界各处爆发，正在缓缓将太阳吞没。

Miona 知道，还有一个机会。右手传来某种规则的律动，他终于明白手链真正的作用。丝线随心念而动，凝成一支长矛。看着下方几乎燃尽自身的伊砂、埃尔莉特和化为残水的 Icey，轻声说：“诸位，原谅我的任性，但我必须救姐姐。”

咔，有什么东西碎了。

光矛刺穿胸腔，发出沉闷的钝响，没有一滴血流出。「环」的赐福被强行激活，「秩序」意志从未如此强烈。恍惚中，他感受到体内真名书的某种回应，书页快速翻动。

“序列越高，受到的烙印越深，越容易被……”

“你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这不是我们未曾踏足的领域，你只能自己找答案”

“……你是对的，我们必须在力量和失控之间小心地维持某种平衡”

这是在过去曾反复听到的话语，但直到这场跃升，Miona 才真正理解含义，他看到那熟悉的光，熟悉的背影。另一边，Naomi 感受到弟弟的意识，在激发碎片的那一刻，替她分走了一半的影响。有人分担之后，秩序的侵蚀已不再不可抗拒，姐弟齐心协力，她的人性重新占据上风。他们赢了，以人类的身份，只是……

“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但是……”「门」之主给出另一道景象。藩篱破碎，黑雾狂潮般自裂口涌入，冰冷而庞大的阴影正迅速将一切光亮燃尽。

代价接踵而至。「环」的赐福化作无尽的业火，炽热地灼烧着 Miona 仅存的自我意识，将他的视野彻底烧成了虚无的白。在无尽的疲惫中，他闭上双眼，直直坠落下去。半空中，真名书脱离躯体，在空中哗啦作响，像在呼唤某人。「门」之主稍微下降，显然对真名书有些兴趣。

伊砂博士用尽最后的力量引动枯萎的藤蔓，勉强编织出一道柔韧的网挡在 Miona 下方。然而仅仅拖住一瞬就从中央断裂。Miona 重重摔在漫过脚面的、温热的水泊中。

整座花房投影开始解体。晶莹的玻璃碎片夹杂着枯萎变黑的藤蔓，在虚无的重力中打转、坠落，像倒放的春天。但他看不见这一切，耳畔只有漫天落下的碎屑与枯枝发出的、密集的雨声。

5.4 语言的障壁

“以方尖塔的名义，此地归于真实——！”狂风呼啸，伴随着一声鹰啼，西比尔一路冲进这片摇摇欲坠的花房壁垒。与其说她是英勇地冲入战场，倒不如说被拖进了这片领域。她的视线第一时间落在真名书上——那是她的神器。

“快闭眼！他们是真正伟大的存在，快……”然而，还未说完，猫神就消散了，西比尔感到一种灵魂深处的恐惧。

碎玻璃仍反射着不定形的光斑，像什么都没发生，凡人的僭越，不值一提。某个更远的地方：一道比太阳更灼目的金光正在逼近。球体收拢、坍缩，化作一线流光没入灵界深处，前去迎接。几乎同一时刻，几条藤蔓无声潜行，靠近时直接将西比尔倒吊起来。真名书被另一根藤蔓抓住，送到伊砂手里。

“诺破七八斯。”伊砂博士厉声呵斥，一边操纵藤蔓让她离神子远一点。在她的视角里，西比尔是最后时刻进场，试图夺取神子超凡物品的闯入者。这样的时刻，自己没有直接绞断对方的脖子已是仁慈。^{别动。}“克都，^{你是谁，谁让你来的。}可都有万印。”

西比尔感到勒在腰肋与脚踝处的藤蔓像冰冷的铁箍，耳畔嗡嗡作响，只能勉强分辨出对面那个女人在发出某种威严而尖锐的音节，可她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放……放开我，我没有敌意！”西比尔嘶哑地呼喊，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样地，她辩解的话语也是毫无意义的噪音，不能被对方理解。

埃尔莉特小心地将 Miona 拖到伊砂博士身后，让他倚着培养架，而后和她一起面向西比尔，决定是否杀了她。然而，就在藤蔓再度收紧的瞬间，她的视线落在了伊砂手中紧攥着的那本书。她觉着这本书有些眼熟，是先知之书吗？但和记忆中不完全一样。^{伊砂，先别动手，可能和先知有关。}“一霎，那机子怕怎可，希腊破因特已由魄以非特。”

听到埃尔莉特的劝阻，伊砂深吸了一口气，压下胸腔中几乎要将理智燃尽的焦躁。她盯着倒吊着的闯入者，先用拉丁语询问：“斯其普特。”^{能听懂吗。}没有回应；换作艰涩的阿拉伯和波斯语，那张倒悬的脸依然茫然。伊砂忽然注意到，那倒垂的发丝，是和她一样的黑发。她沉默了片刻，重新开口：先是庄严的中原雅音，再是岛国的语言，最后是来自草原深处没有文字的语言。然而，对西比尔而言，这些交替吐出的语言，就像古老石碑摩擦时发出的刺耳杂音。她绝望地摇着头，只能在颠倒的世界里，看见水泊的波纹。

双方隔空沉默的对峙，那一汪澄澈却无法跨越的水泊，如同此时语言的隔阂。

“停，她不是敌人。”金光就在这时落进花房。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赤足踩在温热的浅水里，所过之处没有惊起一丝涟漪。Miona 的手链在她落地的瞬间亮了起来，像在欢迎它的主人。

西比尔看见对面的两个女人同时变了脸色。年轻的女人忽然踉跄，白大褂的衣角掠过水面，几乎要支撑不住倒下。而年老的女人则带着十分崇敬的姿态，好像在解释着当下的混乱。少女只淡淡地瞥了倒吊着的西比尔一眼，缠绕其上的枯藤便如通人性般柔和地松开，将西比尔轻轻放下。

在了解事情经过后，少女接过真名书，缓步走向西比尔。当她开口时，虚空中那些刺耳的灵界杂音与语言屏障瞬间如烟消散。那声音以最自然、最亲切的母语，直接在她的脑海最深处响起：“先知，或者说西比尔。”西比尔见终于有可以沟通的存在，不由得松了口气。

“你闯入这里，是为了拿回这本书。”少女抬了抬手里的书，又伸出另一只手指向 Miona，“他是我的弟弟，之前他一直在找你。”

西比尔迷惑了，眼前的小女孩看起来不过十岁，怎么看都更像是 Miona 的妹妹，而不是姐姐。但她确实拼出了大致情况：自己在驱逐那位存在后，意识在这里漂流，多亏 Miona 容纳真名书才使其恢复。也知道了黑暗中那一声声呼唤，原来都是他。不过对面的人说这么多，究竟要干什么？

“我可以带你回去，甚至可以恢复你的肉体。作为交换，我需要真名书和预言稳定他的状态，你纸质化的躯体是真名书的副作用，也是预言的载体。不强求，你可以考虑一下。”

西比尔沉默了，是否应该相信眼前这个神秘的存在，如何保证她的善意。如果失败了，不但无法救下 Miona，连带自己也会死亡。Naomi 看穿了她的犹豫：“时间紧迫，你必须尽快决定。我们需要你才能救弟弟，同样地你也需要我才能回到实在界，在这里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彻底消散。”

“……好。”西比尔明白，她没有选择的余地。

然后，西比尔的身体表面浮现出金色的文字，化作流光在 Miona 周身流转。纸质的身躯逐渐褪去，像雪在阳光下融化，露出底下的肉体。她低头看着自己完好如初的双手，听着胸腔里重新擂响的、沉重而清晰的“咚咚”心跳声，有些不敢置信。

Naomi 左手握着石板，右手持书，口中念动古老的咒语。积水以她为圆心向四周退去，露出干燥的地面，奇异纹路自她脚下蔓延，将她与 Miona 包裹在内，隔绝外部的视野。过了很久，或一瞬间，光芒散去。Miona 手环的颜色变得沉静，如同呼吸般明灭起伏。

然后她走向 Icey，利用石板稳定它的状态。在做完这一切后，她又对伊砂和埃尔莉特叮嘱几句，让她们带着 Icey 先行离开。随后，她在这片花房的废墟中划开一道裂缝，把真名书轻轻抛向西比尔，说：“走吧。”

西比尔看向 Miona，询问道：“他呢，他要留在这里吗？”

“他需要好好休息。”

“那他会没事吗？”

Naomi 没有回答，她走向水泊，蹲下来，握住了弟弟的手。金线顺着她的指尖漫过去，像一条河流终于找到归宿。

西比尔没有再问。她转身，走进裂缝。

6 下转现代线

灵界线结束，接下来以 Naomi 为现代线主角。大致剧情参考 [Todo.md](#)，待更新

6.1 劫后余波

2016 年 9 月 29 日 06:21 UTC，全球日照观测同时归零。连续无日照最终维持了二百五十五小时，即十天十五小时。太阳恢复升落以后，黑雾、局部黑门、轮流断电与夜间管制仍未立即结束，最后一批公开警报直到战后第二十七天才解除。幸存者很少区分这些阶段，口述记录通常把整段时期称作“将近一个月的黑夜”。

战争结束后，天空不再降下怒火，大海也逐渐归于平静，好像一切从未发生。但一切都改变了，以下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碎片。

法新社，战后第二十七天

海面上黑雾于今日凌晨完全消散。据卫星遥感数据，黑门几乎同时开始消散。政府在事件初期即向盟友共享了异常实体的弱点信息。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联合声明，称此事件为“不可抗力”。与此同时，全球新增宗教皈依申请逾四百万件，巴黎、东京、开罗、孟买等主要城市均出现自发性朝圣活动。

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记录（摘录）
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

……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愿向大会通报南海战区的情况。

此次异常事件中，我方共投入各类人员一万两千余人，其中军事人员约八千，其余为科研及后勤保障人员。伤亡情况如下：阵亡及失踪五千六百余人，重伤致残两千三百余人，轻伤及心理创伤人员暂无确切统计。

我方注意到，部分代表团对异常事件中使用的“非传统手段”表示关切。中国代表团愿在此重申：南海战区所有行动均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进行，所使用的防御手段系我方长期科研积累之成果，不针对任何主权国家，亦不构成对国际军控体系的挑战。

关于部分媒体提到的几所大学，中国代表团不予置评。但我方可以确认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此次危机中展现了极高的动员效率和牺牲精神。我们将永远铭记那些为保护人类文明而献出生命的年轻人。

最后，中国代表团提议设立“全球异常事件档案中心”，由各国共享情报，避免因信息壁垒导致的重复损失。人类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来自更高维度的威胁。我们没有第二次犯错的机会。

谢谢主席。

战争极大转变了人们对宗教及超凡力量的态度。艾丽榭宫最早得到神谕，损失最小，年轻的总统第一时间分享怪物的弱点，组织起像样的反抗，成为欧罗巴事实上的话事人。日本国正处于战斗正中心，受损最大，也因超凡物品而受益最大——代价是整个横须贺基地的消失。中国在南海地区付出惨痛代价，那所蓝色的大学几乎全员上阵，十不存一。

世界在沉默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多数人未曾知道原因。

A 幕间

此处放一些与主线无关的文段，读者理解为平行世界等剧情。各个小节为单元剧，无前后因果关系

A.1 欢迎回家

中央庭，医院

我是在天刚亮的时候醒来的。或者说，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从漫长的梦里醒来。窗帘没有拉严，一丝晨光落在病床末端。金色的阳光让我感到莫名的温暖，我想动，却动不了；想说话，却说不出声。

熟悉的天花板，空气中有淡淡的消毒水的气味。这让我感到些许宽慰。长期的昏迷让脑子变得迟钝，暂时没弄清什么情况。

我试着抬手，右臂却沉得动不了。转过头才发现，床边还趴着一个人。

是西比尔老师，她枕着手臂睡着了，另一只手仍抓着我的右手，像是只要稍微放松，我就会再次消失。

她在这里守了多久？

我轻轻动了动手指，想把手抽出来。西比尔立刻醒了，先是茫然地看着我，随后猛然直起身。

“你醒了？”

我想回答，但是昏迷太久不仅思维变慢，连语言能力也退化了，喉咙里却只能挤出一声嘶哑的气音。她很快反应过来，扶着我喝了几口水，又问我有没有头痛、胸闷或者哪里不舒服。直到把能想到的问题全问了一遍，她才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放下水杯，快步走出病房。

不到五分钟，小小的病房里便站满了人：安托涅瓦、晏华、希罗，还有抱着一叠检查单的雷切尔。

雷切尔做了几项简单检查，确认我没有受到污染，身体机能也稳定得近乎反常。希罗则站在床尾听完结果，表示等全面检查结束后，还需要补交一份详细报告。“至于此刻，”他离开前看了西比尔一眼，“还是先让我们的亲爱的休息一会吧。”

热闹了不到二十分钟，病房重新安静下来。空气中充斥着微妙且尴尬的沉默。

西比尔捧着空水杯，又问了一遍我有没有头晕，梦里是否听到过奇怪的声音。等到实在找不出新的问题，她才终于停下来，重新把真名书抱在胸前，又恢复了记忆中安静美女的模样。

“我睡了多久？”

“十八天。”她低头翻了一页根本没有必要翻动的书。

十八天前，我们凭空出现在中央庭大厅里。她比我好些，第二天一早便醒了。破损的神器恢复如初，纸化的身体也变回原样——这种情况实在罕见，雷切尔当即把她带去了研究所。此后，她不是接受检查，就是待在会议室应付中央庭的问询，剩下的时间还得适应这具新身体。

“所以，”我看了一眼床边被压出折痕的外套，“你昨晚只是碰巧睡在这里？”

“半夜起来喝水，顺路过来看看。”

真名书恰到好处地抬高了一些，挡住她的大半张脸，只留下一双躲闪的眼睛。

看来我们亲爱的西比尔老师还是不擅长说谎。

我没有拆穿她。那些潮水般涌来的记忆仍旧纠缠在一起，我还分不清哪些真正发生过，哪些只是昏迷中的梦。不过至少她就在这里，抓过我的那只手还停在床沿，指尖离我不过几厘米。

无论如何，总算把她带回来了。

下午，雷切尔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确认各项指标依旧稳定后，她勉强在出院单上签了字，同时再三警告我，一旦出现头痛、幻听或者身体失控，必须立刻回到研究所。

办完手续，我换下病号服，看向一直等在门边的西比尔。

“姐，我们先去吃饭吧。我有点饿了。”

她像是没有听清，过了一会才问：

“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不用了。”我拉住她的手腕，“我们一起做饭吧。”

西比尔低头整理了一下本来就很整齐的衣袖。此刻，脸红就是回答。

回去的路上，我们顺便买了些菜。她不肯让我提重物，最后只分给我一袋蔬菜。一路上谁也没有说太多话，只有购物袋随着脚步窸窣作响。偶尔转过街角，我们的手背会轻轻碰到一起，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分开。

打开家门时，猫神正懒洋洋地趴在阳台上，眯着眼睛晒太阳。

“嗯，还买了你爱吃的鲤鱼。”西比尔轻轻抬了下左手，购物袋跟着晃了一下。

猫神从阳台上一跃而下，绕着我们走了一圈，鼻尖轻轻翕动。

“你们的味道好像，”它仰头看向我们，“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谢谢你把这个小妮子带回来。”

“你再这么说就没吃的了”西比尔轻声恐吓道，

“这些天，她可没少往医院跑。”

西比尔没有回答，只是沉默地向厨房走去。

我忽然想起那个奇怪的梦，许多画面已经模糊不清，唯独那份愿望还留在记忆深处。

“还站着做什么？”西比尔已经走进厨房，把围裙递到我面前，“不是说要一起做饭吗？”

我挽起袖子，接过她递来的蔬菜。

猫神重新跳回阳台，尾巴在身后轻轻晃了一下。

“欢迎回家。”

A.2 视觉剥夺

“亲爱的，今天是休息日哦，这些我们以后慢慢看。”我按住她正要翻页的手，拿出准备好的黑布，在她眼前轻轻晃了晃，“现在，我们做点别的？”

西比尔看了我一会，没有拒绝，只是摘下眼镜递过来。

“先放到桌上，别压坏了。”

我依言收好眼镜。等再转过身时，她已经顺势向后靠在床上，微微抬起下颌，像是在等待我的下一步动作。我把黑布覆上她的双眼，在脑后系紧。失去眼镜与视野之后，她的呼吸停顿了一瞬，很快又恢复平稳。

“老师，”我的指尖沿着黑布边缘划过，“你说……失去视觉的感受如何？”虽然遮挡住了那双红宝石般的眼眸，却衬出她美丽的脸庞，以及唇边那点若有若无的笑意。

“没想到我们的大英雄还有这样的爱好。”她的声音仍旧从容，最后几个字却被刻意拖得很慢。“那么，接下来呢，我~亲~爱~的~学~生？”

隔着黑布，我无法判断她此刻的神情，只能从声音里寻找答案。越是如此，注意力便越容易落在其他地方：略微放慢的呼吸、抿起的嘴唇，还有随着我的靠近而微微偏转的脸。这些细节无不催促着我的下一步行动。

相处了这么久，我自然知道她对怎样的触碰最敏感。指尖从黑布边缘滑向太阳穴，又移到耳侧。刚刚碰到耳廓，就能感受到轻微的颤抖。

我俯身靠近，在她耳边低声说道：“现在你看不见我，只能听见我的声音，感觉到我的触碰。”

呼吸拂过耳侧，那一小片皮肤很快泛起红色。我接着问：“身为老师，这种不能掌握局面的感觉，会让你不安吗？”

说话产生的气息冲击着她的耳侧，能够清楚看到细小绒毛在颤抖，整个耳垂已经红成一片。

西比尔没有立刻回答。她抬起手，在短暂的摸索后碰到我的脸，指腹沿着脸颊缓慢上移，最后停在唇角。

“正相反。”她轻声说，“我很喜欢。”

她的手没有收回，拇指若有若无地擦过我的嘴唇，“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我的主人。”

得到回应，我低头吻过她的耳侧和脸颊，却故意略过近在咫尺的嘴唇，转向颈侧。

西比尔很快察觉了我的意图。她抬手抵住我的肩，将我推开一点，随后循着呼吸的方向摸到我的后颈，不容拒绝地把我重新拉近。

“吻我。”

这一次，我没有再故意躲开。

吻落下的瞬间，她微微仰起头，像是等了很久。黑布仍系在眼前，她无法看清我的位置，只能凭借呼吸的远近判断距离。按在我后颈的手指起初还有些迟疑，很快便沿着肩膀滑下，又顺着衣领探进去，落在我心跳最快的地方。

“你抖了。”她贴着我的嘴唇说。

“我没有。”

“你的心跳在告诉我，你有。”

我把她的手从衣领里带出来，按在自己胸口，让她自己数。她没有数，只是笑了——唇角抵着我的唇角，笑意从那里传过来，像水漫过堤岸。

然后她收回手，重新躺回床上，仰起下颌。指尖准确地落在我的眉心，顺着鼻梁滑下来，再一次停在唇上。

“换我来。”她说。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循着呼吸的方向抬起头，准确地吻了上来。明明失去视野的人是她，真正被牵着走的却变成了我。

这个吻结束时，她喘着气靠回枕上，侧过头，把耳侧露给我。她的声音依旧平静，脸颊却已经泛红，连耳廓也红透了。我俯身吻住那片红时，她发出一声极短的气音，随即咬住自己的指节，把剩下的声音压了回去。

“不用忍着。”我说。

她松开牙齿，用带着一点齿痕的指尖碰了碰我的嘴唇。

“你倒是想得美。”嘴上这样说，她却不再咬。

接下来的事情，是从衣料落地的声响开始的。我的衬衫落在床尾，她的衣领敞开在光里。午后的空气渐渐变得黏稠，窗帘被风吹得鼓起又落下，光影在墙壁上缓缓移动。她看不见，于是听得格外仔细——每一次细碎的声响，每一声被压住的呼吸，她都侧耳捕捉。我凑近她，低声告诉她我此刻看见的一切：她闭着的眼睛，颤动的睫毛，散落在枕边的长发，颈侧尚未褪去的红，还有随着呼吸颤动的嘴唇。

“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她尽力维持着镇定。

“因为你看不见，”我说，“而我总想让你知道。”

她的手指陷进我的后背，又一点点松开。窗外的光移动了一格，房间里的影子被拉长。她的呼吸渐渐乱掉，从从容的节奏里脱离出来，像是琴弦终于被拨到无法维持的那个音。

那一刻到来时，她忽然抬手扯下黑布。骤然涌入的光让她眯起眼睛，却没有移开视线。她只是隔着午后的微光望着我，专注得像是要将眼前的一切刻进记忆。

我俯身在她耳边唤出她的名字。

她没有回答，只是抬手把窗帘拉严了一线，让光暗下去，然后重新闭上眼睛，把我拉向自己。

之后的光影是模糊的。只有触觉，只有声音，只有她偶尔溢出的、短促的呼吸，以及我唤她名字时，她攥紧床单的手指。风把窗帘吹开又合拢，光在墙上明灭，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潮汐。

她先平息下来，躺在光与影的边界上，睫毛还湿着。我伸手替她理了理散落的发丝，她没有躲，只是偏过头，把脸埋进枕头里，声音闷闷的。

“下次还是先给我把黑布系好吧。”

“为什么？”

“因为看着你的脸，我没法一直保持冷静。”

我低头吻了吻她露出的那截后颈。她的肩膀轻轻缩了一下，耳后刚褪下去的红又漫了回来。

“流氓，”她随即翻过身去，丢下一句：“睡觉吧。”

A.3 生日快乐

A.3.1 被遗忘的生日

西比尔老师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更准确地说，她记得今天是周二，记得明天有两节课、待整理的古埃及文献和快见底的猫粮，却唯独忘了今天是她出生的日子。

上午九点，她发来消息：“亲爱的，今天下午有空吗？来办公室帮我改卷子，我一个人批不完。”我答应下来，问她需要带什么，她只回：“你人来就好。”

中央庭的巡查比预计结束得晚。我赶到办公室时，西比尔正坐在窗边，面前堆着三摞试卷。我把包和保冷袋放在脚边，她朝桌下看了一眼，随后把答案和一摞试卷推给我：“来得正好，我改不完了。你改客观题，我改简答题，最后一起核总分。”

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持续了大半个下午。核总分时，我发现一道简答题旁画着干脆的叉，便把试卷推回她面前。

“这道题至少该给两分。”我把试卷递过去，“结论是对的。”

西比尔伸手接过试卷，指尖不小心碰到我的手背，又若无其事地收了回去。她微微低下头，目光落在题目上。

“过程完全错误。”

“结论也算分。”

“碰巧猜中算运气。”西比尔在那个叉上又轻轻描了一遍，嘴角却抿起一点藏不住的笑意。

夕阳从窗边斜斜地照进来，又在某一刻忽然沉了下去。最后一张试卷批完时，雨声跟着下课铃落进办公室。西比尔放下红笔，肩膀终于松弛下来。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她看向桌下。

我从包里取出一枚黑色书签，放到她面前。

“生日快乐。”

西比尔怔住了。她抬眼看着我，又有些迟疑地望向桌角的台历，指尖按在当天的数字上。“今天是……”

“你的生日。”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她垂下睫毛，像是终于从写满课程与总结的日程表里，把这属于她自己的一天捞了出来。“我真的忘记了。”

“没关系，我记得就行。”

书签镶着细细的金线，末端挂着一只小猫，姿态端正，至少比我接下来要拿出的那只更像一只完整的猫。西比尔翻看几遍，指腹沿着金线慢慢摸过。

她刚要开口，我已经把保冷袋提上桌：“还有一个。”

盒里装着一个小蛋糕，奶油画成一只略显歪斜的黑猫，边缘已经化开一点。西比尔看着它，眼睛慢慢睁大。

“这是……猫神？”

“我已经尽力了。”

“我没说不像。”她低下头，认真端详了一会，“只是它看起来不太高兴。”

窗外的雨越下越密，办公室也暗了下来。我没有去按墙上的电灯开关，而是从包里取出一串小灯，绕在蛋糕旁，按下开关的瞬间，细碎而温柔的微光亮起，刚好照亮了她白皙的指尖、搁在一旁的真名书、书缝间露出一角的金色书签，以及缩短了距离的、身旁的我。

“我记得你喜欢这样的光。”我把蛋糕往她面前推了推，“老师，许个愿吧。”

“幼稚。”话虽这么说，西比尔还是闭上了眼睛，双手交握在身前，态度格外虔诚。世界只剩下窗外规律的落雨声，以及暖光下她随呼吸微微颤动的眼睑。

等她重新睁眼，我问：“许了什么愿望？”

“说出来就不灵了。”

她切下一小块蛋糕，黑猫那条歪斜的尾巴也因此少了一角。随后，把书签摆在一旁，又将小灯往中间挪了挪。

“亲爱的，靠近点。”她举起手机，镜头里除了桌上的微光和礼物，还塞进了我们贴得极近的肩膀。

“这样就好了吗？”

她低头端详着照片，嘴角弯起一个很浅的弧度。“嗯，这样就很好。”

她仔细地收好书签，将那本真名书抱在怀里，清澈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谢谢你，亲爱的。今天……我很开心。”

真名书安静地停在她怀里，细碎的灯光照亮了她整张脸。

A.3.2 夜还很长

在办公室拍完合照、收拾好试卷时，窗外的雨声不知何时渐渐歇了。西比尔看着窗外，轻声说：“雨停了，我们回家吧。”

然而，夏日的暴雨总是令人措手不及。刚走到半路，密集的雨云便在深夜的城市上空重新聚拢。起初只是毫无预兆的几滴，还没等我们撑开伞，倾盆的暴雨便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为了不让西比尔淋湿，我大半个肩膀都被冷雨浇得湿透，等一路小跑着赶回公寓时，两人身上都染上了厚重的湿气。

推开门，我顺手按下玄关的开关，客厅壁灯应声亮起，柔和而温热的橘光把屋外的阴冷和暴雨声稍稍推远了些。

猫神端正地蹲在茶几上，抖了抖耳朵，一双碧绿的眼睛在我们湿漉漉的裤脚上转了一圈，慢条斯理地开口：“回来得真晚，”它用前爪指了指我，“一早把东西藏进冰箱，还把我赶去阳台。结果你们大半天不见人影，晚上居然跑出去卿卿我我到现在，把我一只猫丢在家里冷清着？”

西比尔解开有些潮湿的围巾，带着些许惊讶看向我：“藏了东西？”

“……我只是，想在家里也留个备份。”我有些局促地揉了揉鼻子，顺手从玄关拿过干毛巾。我把毛巾覆在她微潮的发梢上，隔着温热的棉织物慢慢擦拭。等发尾擦得差不多了，她侧过头，抿嘴笑了笑。

“我去看看‘备份’。”

她踩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厨房，拉开冰箱。那盘手工捏制的猫形糕点静静躺在里面——比起下午办公室里那只歪斜的黑猫，它们每一只都捏得圆滚滚、憨态可掬，最显眼的那只头顶还顶着一尾巧克力小鱼。西比尔的眼睛慢慢睁大，惊喜藏不住地爬上眉梢。

“先别急着吃，”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微潮的肩头，温和地笑了笑，“你先去洗个热水澡，换身干衣服。我在这煮红茶，顺便把点心端去客厅。”

西比尔转过身，视线在我的肩膀上停留了一瞬，本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轻轻点头应下：“好，那你不许偷吃。”

“遵命。”

浴室里很快响起了沙沙的水声，在深夜的雨幕里显得格外清晰。我收回视线，在厨房里点燃炉火，将一壶红茶慢慢煮上。水沸后，我将冲泡好的两杯红茶与点心端到客厅。原本在茶几上踱步的猫神立刻迫不及待地凑了过来，一双碧绿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盘子里最显眼的那条巧克力小鱼。

正当猫神忍不住伸出前爪时，浴室的门拉开了。西比尔换上了柔软干爽的棉质睡衣，发梢还带着一点未干的水汽，散发着温热的沐浴馨香。她用干毛巾松松地挽着长发，整个人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暖意。

西比尔在茶几前弯下腰，看着茶几上的点心与热气氤氲的红茶，又抬头看看被当场抓包而讪讪收回前爪的猫神，笑意终于从眼角溢了出来。

“这条小鱼是给我的吗？”猫神摇了摇尾巴，期待地拍打着茶几。

“是我们来晚的赔罪。”

窗外的雷雨声在夜色中连成一片，把整座都市的喧嚣都洗刷得干干净净。壁灯橘芒映在西比尔黑亮的眼底，像是一场微型的流星雨。我将晾到温热的茶杯递到她手里，微甜的茶香在空气中弥漫。

“今天还想要什么？”我问。

猫神一边大口嚼着巧克力鱼，一边含糊不清地嘟囔：“我的愿望是，以后每天都有这种好差事……”

西比尔转过身，看着它那副虔诚又滑稽的吃相，抿了抿嘴唇：“我的答案简单多了。”

她捧着温热的杯子，无意识地敲击着杯壁，与窗外雨声交相呼应。忽然抬眼看我，抿起嘴角说：“因为想要的，都在眼前了。”

红茶散发着微甜的香气，两人静静对视了片刻，谁也没有先开口。客厅里一时只剩下窗外连绵的雨声。

过了许久，西比尔才转过头，看着我身上尚未换下的微湿衣服，皱了皱眉说：“好啦，快去洗澡，别真感冒了。剩下的茶具我来收拾。”

“好，听你的。”我笑着站起身走向浴室。

温热的水流洗去残留的凉意，等我换好衣服走出来时，客厅里的杯盘已经被收拾得妥妥帖帖。而吃完点心的猫神也打了个哈欠，在壁灯柔和的光影里缩成一个毛茸茸的圆球，很快响起了细细的呼噜声，和窗外的雨声叠在一起。西比尔已经走到窗边。雨水把远处的路灯晕染成模糊的橘红，窗玻璃上挂着密密麻麻的水珠，折射着屋里融融的暖芒。

我走到她身边，并肩站定。

“夜还很长。”她看着玻璃上两人贴在一起的倒影，忽然轻声说道。

“嗯，”我看着她安静的侧脸，“还长着呢。”

“所以，不用急着结束今天，你说是吗？”西比尔转过身，抬起手，指尖带着红茶的微温，抵在我的衣领上。

她有些迟疑地摘下习惯戴着眼镜，随手搁在窗台。失去了镜片的阻隔，在忽明忽暗的雨夜光影里，她那双清凉、因紧张而略带水汽的眼眸毫无防备地望向我。

“亲爱的，去房间吧。”

她主动牵起我的手，转身向卧室走去。

在锁舌啮合的细微喀哒声中，西比尔随手在木质门扉中央划下一道弧线。一圈早已精细刻印在门框边缘的楔形文字随着她的指尖掠过，在黑暗中浮现出淡淡的金色光晕，旋即一闪而过，彻底隐没在木质的门缝中。

我有些忍俊不禁，打趣道：“看来在自己家里，防备也这么深？”

西比尔的面颊掠过一抹可疑的红晕，她背靠着紧闭的木门，侧过头避开我的视线，可那只牵着我的手，却越攥越紧。“普通的木板可挡不住它。”她的声音带着些许急促，却藏着极温柔的呢喃，“总有些隐私……而且这是早就设好的。”

我的呼吸跟着窒了一瞬，手心沁出细微的汗意，顺着她攥紧的指缝，不分彼此地贴合在一起。西比尔转过身。黑暗中，那双玛瑙石般的眼睛，闪烁着少女与成熟女性交融的微光。

“那么……”她声音生涩，却无比坚定，向我迈出了那一步。

微芒散去，门外的呼噜声和雨声便都远了。房间坠入一片安静而安全的幽暗，属于两人的夜，才刚刚拉开帷幕。

A.4 讲故事

讲关于「乙」和「后」的故事

B 设定

B.1 符号约定

符号	解释	示例
中括号	括号内为神之试炼中的某一环节	[高塔]
直引号	「」内神明的称号, 道路或神域	「环」
ruby 拼音	上层为解释, 下层为正常台词	^{解释} 台词

表 1 符号说明

B.2 世界观

设定 1 (实在界、灵界):

- 实在界指物质世界、现实世界，本故事大部分剧情发生在实在界。
- 灵性界又称本征界，是灵性汇聚之处，现实世界表皮之下的世界。灵界没有实体，超越常规逻辑和凡人的理解，实在界的距离、方向和时间等概念不复存在。
- 灵界又有一部分称为星（灵）界，即神国，神国在实在界的投影也称为星界。传说中，神明行于大地而非灵界，天使向凡人传播神的福音，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神明选择回归灵界，不再展现奇迹。

从实在界到灵界只需满足特定条件，甚至做梦都可以，不难完成；但从灵界进入星灵界，要么得到邀请，要么凭借自身的能力越过天国之门。

这里混用了永七世界观以及我之前小说的设定，下面就本文提到的等级设定逐一解释。

设定 2 (等级设定):

共有九级，其中以第一序列最高，每个序列天差地别。序列并非武力或生命力的简单分级，而是指个体对宇宙秘密的认识，以及对某种「道路」或理念的践行程度。相邻序列之间往往存在本质差异。序列越高, 对道路的理解和践行越深刻, 受到的影响越大。

等级	介绍
第九序列	可以接触一部分知识，且能保持理智尚存。
第八序列	可运用知识提升自身能力，本文中神器使通常为第八序列。
第七序列	可以理解更多知识，并勉强驱动超凡物品，活骸零及 <i>sp</i> 为第七序列。
第六序列	在某种方向达到了人类极限的存在，本文中又称为超凡者。
第五序列	完全的超凡生命，能直面黑暗宇宙的真相, 在人类中被称为圣人。
第四序列	拥有无尽的寿命概念神明，仍然困在实在界，不能干涉过往未来。本文中第四序列及以上均称为神明。
第三序列	超脱实在界与能量守恒，同时存在于过往未来。第三序列又称为支柱或 <i>X</i> 之主，已知存在包括「门」、「树」，存在于过去的「后」，存在于未来的「未」，以及陨落的「秩序」，五位支柱。

表 2 等级说明

「神明」的名字和「道路」可以视为等价的，如「*Naomi*」「伊榭」「秩序」这三个称号可以视为等价。

设定 3 (黄昏战争):

又称“大劫难”，由两位支柱受聚合本能驱动，为晋升引发的战争。第一位后天神明晋升，大部分原初神明本源撕裂或道路断绝（陨落），其中代表「秩序」的「环」之主陨落。开启「秩序时代」

设定 4 (多重历史):

第三序列及以上的存在皆可开辟历史；开辟者陨落后，对应的历史也将失落。目前已知三位尚存的支柱与两位已经陨落的支柱，再加上原初时间线与尚未诞生的「后/未」时间线，共计存在七重历史。

设定 5 (雾雨战争):

以 1405 年大鼻子斐迪南之死为起点，上校图隆弗拉受神启起兵，画家第谷无意间打通灵界藩篱——三次推动并非纯粹的偶然。真实的情况是秩序侧神明为唤醒众生对秩序的渴望，在幕后引导了这场战争，却因画家打开的通道远超预期，吸引了众多神明下场，凡间战争逐渐演变为神战。

「红光」在战争中期以一敌三，拖住三位神明，改变战局。战争结束后，埃索林穿越窄门，成为第一位由人类晋升的神明——这个结果是否在秩序侧当初的设计之中，至今没有答案。

姓名	称号	背景
斐迪南	大鼻子	封建领主。远征中与好人腓力争夺指挥权，因辱骂教廷特使失去后勤，且情报被泄露给苏丹势力。1405 年 3 月被围困而死。
图隆弗拉	上校	斐迪南下属，因旧伤未随军出征而躲过围歼。在斐迪南死后宣称得到神启，1406 年起兵攻伐腓力，期间展现出异常的军事能力，多次以少胜多逼迫教廷讲和。1411 年中流矢而死。
第谷	画家	北布鲁日学者，偶然得到一本来自东方的书籍，以未知语言写成，仅有星象插图可辨，内容与天文常识截然不同。在破译与抄录中逐渐感受到灵界的存在。1409 年破译完成后，他使用书中所载方法进行观测，无意间打破实在界和灵界的藩篱，当场死亡，只留下一张意义不明的星图。

表 3 人物介绍

设定 6 (超凡物品):

蕴含超凡能量的物品，第七序列使用能勉强发动/挡下超凡者全力一击。

设定 7 (黑门):

一种连接实在界与灵界的异常通路。它既会使灵界生物进入实在界，也可能促使少数人类成为神器使。两种结果是否源自同一机制，目前没有定论。

B.3 出场角色

角色 1 (Naomi & Miona):

Naomi 是姐姐，Miona 是弟弟。出生在公元 1531/1534 年。

- 1541 年双子接触「环」之主的碎片，十月被黑星教会找到，参加 [神之试炼]。
- 1559 年双子抛弃肉体，意识进入 Charlotte 进行轮回
- 1871 年 Dászoko 背叛并杀死 Naomi，[神之试炼] 进入最后阶段。
- 1873 年第一次登神失败。

然后 Naomi 找到埃索林希望通过「审理者」的权柄让 Miona 理解登神途径。

另，由于「环」的馈赠，Naomi 不受能量守恒的限制。

Naomi 虽拥有等同于第四序列的实力，却并非完整神明。双子找到的只有一个碎片，但同时存在于两人体内。

角色 2 (埃索林):

第四序列，四位审理者之一，称号「无光审理者」。对于 [神之试炼] 略有了解，

角色 3 (塞拉菲姆/里间茜):

人类，有第四序列的潜力。在埃索林的帮助下在交界都市不断轮回，试图穿过窄门，成为神明。

在本文中，菲姆是一个出生在日本宫城县的普通人，但在受到致命危险的时候会爆发第六序列的实力，可以引发天灾级别的攻击，如台风、地震、海啸等。

角色 4 (Icay):

旧时代遗民，安息湖诞生的仙灵，受到首任大主教点化。

为了神之子计划在委员会，教会和革命军之间周旋，最后压上整个安息湖才把伊榭登神仪式的损失降到最小。然后意识到「并非神明创造了世界，而是万灵造就了祂」，抛弃躯体，以半灵的身份主动去星界寻找伊榭降世机会。

势力 1 (黑星教会):

前身为黑星学会，建立于公元前三百年，无具体的神明信仰。在公元 313 年找到蕴含「环」之主的碎片，埃尔莉特凭此在 314 年建立黑星教会，后依靠「环」之主碎片开始实施 [人造神子] 计划，

- 374 年 [人类伦理委员会] 全体通过，开始筹备 [神之试炼] 计划。
- 380 年受到打压，转为地下教派
- 1541 年找到适格者，在经过 [人类伦理委员会] 全体通过之后，开始 [神之试炼] 计划。
- 1873 年在计划出了差错，双子登神失败之后，教会几乎全灭，只剩下几个分部。
- 1897 年最后一个成员死亡，至此黑星教会彻底灭亡。

黑星教会主要角色如下

角色 5 (埃尔莉特):

人类，第六序列，历史学者。公元 313 年找到「环」之主的碎片，314 年建立黑星教会，启动 [人造神子] 计划。922 年死亡，但是留下历史投影参与计划的若干重大节点。

埃尔莉特找到的碎片，与双子接触的碎片性质不同。埃尔莉特找到的只是一个蕴含力量的碎片；而在「门」的引导下，双子找到的则是最核心的碎片。双子与碎片融合后，仍与常人无异，这也是为何二人被选为神子。

角色 6 (Vélíka):

黑星教会第二任大主教，第五序列，负责神子计划的整体运作，参与了整个神子计划的全过程。在最后以 [教皇+皇帝] 的双重身份短暂拥有第四序列能力，助力双子完成最终试炼。

角色 7 (Dàszoko):

黑星教会大祭司，第六序列，在最后背叛计划杀死神子，没想到关键时刻 Naomi 觉醒和 Dàszoko 同归于尽。

角色 8 (Shaw):

黑星教会成员，第六序列，东方人，阵法大师。负责双子的格斗技能。

角色 9 (伊砂博士):

黑星教会成员，第六序列，真名未知，来自东方的天才，二十二岁成为超凡者，拥有三件超凡物品，擅长生态，负责双子的教育。

势力 2 (黑棺):

黑星教会灭亡后，有人无意中得到残缺的仪式记录，在野心的驱使下扭曲了对 [神之试炼] 及仪式的理解，渴望召唤邪神降世。

势力 3 (中央庭):

负责管理神器使与指挥使，并持续应对异界黑门的组织。本文涉及的成员包括安托涅瓦、晏华、西比尔与雷切尔。

中央庭的核心战斗力量由神器使组成，最初觉醒的七名神器使担任最高领导者，统筹对抗异世界的军事力量、科研设施与异常档案。

角色 10 (西比尔):

西比尔为中央庭神器使，因获得真名书而全身纸质化。2012 年燃烧生命驱逐 *Nechated* 投影，因真名书得以保留意识，此后迷失于灵界。后在花房被大主教点明身份，利用两卷预言分别固定双子状态。作为回报，*Naomi* 将其带回实在界，恢复了她的肉体。

真名书原为先知的超凡物品，现为西比尔神器。

先知，第六序列，曾给罗马带去九卷预言，其中两卷记载黑星教会 [神之试炼] 的内容，两卷记载双子登神之后的事。

B.4 时间线

请注意, 第三序列会同时所有时间诞生/陨落, 以下年份只是便于实在界观察者理解的记录坐标, 不代表事件仅发生于单一时间点。

纪年	时间	大事记
神代	没有时间	黑暗而混沌的神明时代，现存记录极少。
混乱年代	未知	四位支柱诞生，时间开始流动。秩序侧逐渐发展。
黑暗时代	未知	黄昏战争爆发，第一位后天神明「红光」登神，神明回归灵界，开启黑暗时代。
秩序时代	1 年	「环」之主陨落，新的纪年由此开始。
	313 年	埃尔莉特收到神启，找到「环」的碎片，并以古老组织为基础重建黑星教会。
	374 年	[人类伦理委员会] 全票通过 [神之试炼] 申请
	1405 年	雾雨战争爆发。「红光」以一敌三，改变战局。塞拉菲姆诞生。
	1415 年	埃索林穿越窄门，成为「无光审理者」。
	1541 年	7 月：双子在「门」的引导下接触「环」的碎片。 10 月：埃尔莉特找到双子，正式启动 [神之试炼]。
	1871 年	Dàszoko 背叛并杀死 Naomi，[神之试炼] 进入最后阶段。
	1873 年	第一次登神失败，弥城被毁。次年，Icey 舍弃躯体，前往灵界。
	1897 年	黑星教会最后一名成员死亡，教会彻底灭亡。
	2012 年	黑棺召唤邪神引发黑门事件，西比尔击败投影后失踪 Miona 误入灵界
	2014 年	「伊榭」再次登神，被「门」之主阻止； 菲姆开始觉醒超能力； 早乙女发现黑星教会的历史； 神战余波影响实在界，全球出现长达 255 小时的黑夜。

表 4 时间线